京劇叢刊

第十九集

四進士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十九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京劇叢刊 第十九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66）[IV V 19]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78000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5 1/16
1954年11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100冊

定價4,800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四進士



前記

「四進士」是描寫一個具有正義感、不畏權勢的老人宋士杰，與貪贓枉法的官吏鬥爭，終於獲得勝利的故事。

明代嘉靖年間，新科進士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出京爲官，四人共盟誓願：赴任之後不准違法瀆職，以免爲權相嚴嵩挾嫌排擠。

河南上蔡縣居民姚廷梅，被他的嫂子田氏（田倫之姊）用毒酒害死。廷梅之妻楊素貞，復被田氏串通其胞兄楊青，賣與布販楊春爲妻。在柳林中，楊素貞發覺受胞兄的欺騙，拒絕與楊春同行。正在爭吵間，適遇毛朋（河南八府巡按）喬裝私訪，問起情由，楊素貞傾吐了自己的冤屈。楊春同情楊素貞的遭遇，當場撕毀了她的賣身文契，願與素貞結爲兄妹，並伴同她去告狀伸冤。假扮算命先生的毛朋在柳林中爲素貞代寫狀子，暗示他們到信陽州去越衙告狀。

宋士杰，曾在信陽道官署當過刑房書吏，退職後在信陽西門外開設小旅店。這天，他出門飲酒，遇見一羣流氓在途中欺侮楊素貞。宋士杰見狀不平，將素貞救回店中。素貞訴說苦情，宋夫妻二人

收她爲義女，由宋士杰領着素貞到信陽州道署告狀。狀子遞進以後，信陽道顧讀受田倫的函託，竟顚倒黑白，袒護被告，將楊素貞收監。宋士杰受杖四十，逐出道署。

在此之前，宋士杰已得到田、顧行賄請託的確證，爲了進一步和顧讀等展開鬥爭，就向巡按毛朋處控告。因爲毛朋在私訪時候，早已了解楊素貞控案中的眞實情况，所以很公正地判決了這一件案子；並毫不徇情地依照昔日誓言，處分了違法亂紀的同年弟兄。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演出劇目中的代表作之一。四十餘年來，在演出中不斷經過豐富和提高，獲得廣大羣衆的熱烈愛好。這個本子是由周先生與華東戲曲硏究院編審室呂仲共同整理的。整理時並獲得華東京劇實驗劇團伍月華先生及前華東文化部戲曲改進處徐以禮同志等的協助。

原本對楊素貞、楊青、田氏等的人物性格方面刻劃得還不夠鮮明；田倫的數載不赴任所和劉題的好酒貪杯都沒有明白交代；顧讀的貪贜枉法也寫成完全出於被動。這些地方在整理時都分別作了一些加工、補充和修改。宋士杰的唱白也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潤色。『雙塔結盟』至『柳林寫狀』以前的一部分，因過去經常略而不演，缺少準綱、準詞，整理時曾删去了一些蕪雜不必要的場子，並將其餘保留部分作了壓縮和提鍊。

四進士

第一場

〔二門子引毛朋上〕

毛　朋：（念引）黃卷青燈，十載寒窗得成名。
（念詩）髮髻懸樑錐刺股，　胸中經綸蓋世無；
且喜一旦春雷動，　方顯男兒大丈夫。
本院毛朋。進士出身，大明爲官。可恨嚴嵩在朝專權，與吾同年弟兄作對，多蒙海老恩師保奏，我等方能簾外爲官。今蒙聖恩欽點八府巡按，也曾命人邀請同年兄弟到此一敍。——來，伺候了！

門　子：是。

內　：衆位同年到。

毛　朋：有請。

〔田倫、顧讀、劉題同上〕

田倫
顧讀
劉題：年兄。

毛　朋：年兄。

田倫
顧讀
劉題：哈哈哈！

毛　朋：請坐。

田倫
顧讀
劉題：有座。

毛　朋：衆位年兄駕到，未曾遠迎，面乞恕罪。

田倫
顧讀
劉題：豈敢。相邀我等，有何見教？

毛　朋：衆位年兄有所不知，可恨嚴嵩在朝與我等作對，多蒙海老恩師保奏，我等方能簾外爲官；那嚴嵩心中懷恨，差遣心腹人等暗中查訪，要尋拿你我的錯處，以圖傷害。因此邀請諸位年兄到此，同至雙塔寺神前盟誓以表寸心。不知列位年兄意下如何？

田倫
顧讀
劉題：我等遵命。

毛朋：如此一同前往。列位年兄請！

田倫 顧讀 劉題：請。

〔圓場〕

門子：來到雙塔寺。

〔衆進門〕

毛 田倫 顧讀 劉題 朋：文昌帝君在上，弟子毛朋、田倫、顧讀、劉題，此番出京籬外爲官，如有人密札求情，官吏過簡，貪贓枉法，匿案准情者，準備棺木一口，仰面還鄉。神靈共鑒。（叩頭）

毛朋：田年兄職授江西巡按，奉命歸家祭祖，可喜可賀！

田倫：豈敢。小弟祭祖之後，方去江西赴任，各位年兄先行一步。

毛朋：列位年兄！今日在雙塔寺盟下誓願，但願你我弟兄四人不負今日之盟。

田倫 顧讀 劉題：小弟等自然遵守此盟，焉敢違背。

毛朋：我等分頭上任去者。

田倫 顧讀 劉題：請。

〔二門子、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同下〕

第二場

〔姚廷梅上〕

姚廷梅：（念引）十載寒窗，未得名揚。

（念詩）人皆苦炎暑，我愛夏日長；

荷風自南來，柳陰生微涼。

小生姚廷梅，乃河南上蔡縣人氏。我父在日，曾作陝西糧道。母親陳氏生下我弟兄二人。兄長廷椿，自從娶進田氏嫂嫂以後，終日在家吵鬧，只得分爲兩院居住。今日乃是兄長壽誕之期，也曾備得酒菜，命人約請兄長到此，略表手足之情，未見到來。

〔小二上〕

小　二：啓稟二爺：大爺來了。

姚廷梅：待我出迎。

〔姚廷椿上〕

姚廷椿：（念）讀書好似牛上樹，飲酒猶如水灌田。

姚廷梅：兄長來了，請進。

姚廷椿：兄弟，哥哥來啦。

姚廷梅：兄長請坐。

姚廷椿：坐下罷。兄弟，把哥哥請來，甚麽事情？

姚廷梅：今日乃是兄長壽誕之期，小弟備得酒菜，與兄長添壽。

姚廷椿：哎喲！不是兄弟提起，我倒忘懷了。把媽媽請出來，給她老人家叩頭。

姚廷梅：是。——有請母親。

〔姚母上〕

姚　母：（念）老來喜康健，兒孫繞膝前。

姚廷椿：拜見母親。

姚　母：罷了，坐下。兒啊！請爲娘出來，敢是爲了你兄長生日嗎？

姚廷梅：正是。

姚廷椿：媽呀，請上，待我叩個頭。

姚廷梅：待孩兒一拜。

〔姚廷椿、姚廷梅同拜〕

姚　母：生受你們了。

姚廷梅：待孩兒把盞。——看酒來。

〔小二下，捧酒壺上〕

姚廷梅：母親、兄長請！

（唱西皮原板）

畫堂配酒色色鮮，
但願老母福壽全；
弟兄本是同根生，
爲何一宅兩炊烟？

姚　母：是啊。

（接唱）廷梅兒說話有遠見，

怎奈是你嫂嫂甚是不賢。

（向姚廷椿）兒啊，想你妻子田氏，每日走東家奔西家，還成甚麽規矩！我兒回去，要用好言相勸才是。

姚廷椿：哎喲，媽呀，我這樣人怎麽敢去管她呀！

姚廷梅：兄長快請飲酒。

姚廷椿：好，看大杯來。

〔小二換大杯〕

姚廷梅：請。

姚廷椿：請。（狂飲）

（唱搖板）

你一杯來我一盞，

不覺紅日落西山。

頭昏眼花天地轉……

姚廷梅：兄長醉了。

姚　母：小二，攙扶大爺回去。

姚廷梅：送兄長。

姚廷椿：（接唱）吃了個大醉轉回還。

〔小二扶姚廷椿下〕

姚　母：正是：家門多吉慶。

姚廷梅：含笑看兒孫。

〔姚母、姚廷梅同下〕

第三場

〔田氏上〕

田　氏：（念）我本田氏女，嫁作姚門妻；

丈夫不成材，熱氣淘冷氣。

我，田氏。嫁夫姚廷椿。兄弟田倫，職授江西巡按。今日乃是我丈夫的生日，被二叔請去，怎麽還不見他回來。

〔小二扶姚廷椿上〕

姚廷椿：（醉）唔嚕嚕！

田　氏：當家的，回來啦？

姚廷椿：回來了。

田　氏：你兄弟請你去吃的甚麼酒菜？……你瞧，醉成這個樣子。

姚廷椿：大碗的酒，大塊的肉，我是吃飽了，喝足了。

田　氏：是誰陪你吃喝的？

姚廷椿：媽與二弟，二弟與媽。

田　氏：你二弟妹楊素貞可在席前？

姚廷椿：沒有她。

田　氏：婆婆可曾說我甚麼呀？

姚廷椿：媽說你……我可不敢告訴你。

田　氏：你只管說。

姚廷椿：媽說你：『每日走東家，奔西家，不成規矩。』叫我管管你。

田　氏：這是你媽說的嗎？

姚廷椿：可不是她老人家說的嗎！

田　氏：啊婆婆，這就是你的不是啦，怎麽在酒席筵前說我哪！哦，是啦，一定是楊素貞在婆婆面前說短道長，搬弄是非。嘿！寒天吃涼水，點點在心頭。我自有道理。——當家的！你吃了人家的酒，不還人家席嗎？

姚廷椿：沒有人會做菜。

田　氏：我會呀。

姚廷椿：那就好了。——小二，明天去把二爺請來。

小　二：是啦。

〔姚廷椿呵欠瞌睡〕

田　氏：你看！說着說着就睡着了。到房裏去睡罷！

〔小二扶姚廷椿下〕

田　氏：哎喲且住。當初分家的時候，婆婆就不公道，把公公留下的紫金鐲一對分給了楊素貞。一定是她依仗寵愛，在婆婆面前挑唆於我。明日買劑毒藥，放在

酒內，將她的丈夫姚廷梅害死，叫她做一輩子寡婦，方消我心頭之恨。楊素貞啊楊素貞！管敎你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下）

第四場

〔小二、姚廷梅上〕

姚廷梅：（唱西皮搖板）
兄長命人來請我，
同胞手足禮何多。

〔田氏上〕

小　二：大奶奶！

田　氏：（接唱）我這裏大事安排妥，
管敎廷梅命難活。

小　二：二爺來了。

田　氏：請大爺。

小　二：請大爺。

〔姚廷椿上〕

姚廷椿：甚麽事？

小　二：二爺來了。

姚廷椿：兄弟來了，請坐。

姚廷梅：兄長請坐。

田　氏：昨天你哥哥多多打擾了。

姚廷梅：自己弟兄，何出此言。

田　氏：爲嫂備有酒菜，與二叔覆席。

姚廷梅：多謝嫂嫂。

田　氏：二叔請上坐。

〔同入席〕

姚廷椿：兄弟請。

姚廷梅：兄長請。

田　氏：（唱西皮搖板）

田氏女擺酒席滿面陪笑，
尊一聲二叔叔細聽根苗：
你兄長性愚蠢禮儀不到，
望二叔須念他一母同胞。

姚廷梅：（接唱）姚廷梅舉金樽滿面帶笑，
尊兄長和嫂嫂細聽根苗：
我二人親手足有甚計較，
你弟妹有不到處莫記心梢。

田　氏：（接唱）縱然他吐言語十分乖巧，
少時間管教他命赴陰曹。
喲，酒涼了，我給你們換熱的去。（下）

（姚廷椿醉，伏案）

姚廷梅：兄長！——他又喝醉了。

〔田氏持壺上〕

田　氏：（唱搖板）

我這裏用毒藥將酒兌好，

下咽喉管教你性命難逃。

為嫂要敬你三杯。

姚廷梅：小弟量淺，不能多飲。

田　氏：哪有不飲之理，二叔請。

姚廷梅：請！——乾。

田　氏：這是第二杯。

姚廷梅：（勉強地）乾。

田　氏：再飲一杯。

姚廷梅：小弟酒已夠了。

田　氏：難道為嫂還有歹意不成嗎！

姚廷梅：嫂嫂太謙了。——乾。

田　氏：爲嫂告便。

姚廷梅：嫂嫂請便。

田　氏：小雜種，這就快回老家啦！（下）

姚廷梅：且住！嫂嫂往日十分刁惡，今日忽然如此慇懃，不知是何緣故？——哎呀不好！（腹痛）

（念『撲燈蛾』）

心中亂如麻，亂如麻，

霎時兩眼花。

莫非酒內有奸詐？

肝腸疼痛似刀扎！

哎呀！………（死椅上）

〔田氏上〕

田　氏：看看這小雜種死了沒有？——啊，死了！——小二快來，小二快來。

〔小二上〕

小　二：大奶奶喚我甚麼事？
田　氏：快去報與二奶奶知道，說她的丈夫死在我家裏啦。
小　二：啊。（奔下）
田　氏：當家的，醒來！
姚廷椿：兄弟你喝呀。
田　氏：叫誰喝！你兄弟他死啦。
姚廷椿：眞的嗎？
田　氏：可不眞的。
姚廷椿：（哭）兄弟呀！——我怕。
田　氏：怕甚麼？有我作主。
姚廷椿：有你，我就不怕。我睡覺去。（下）
〔小二奔上〕
小　二：大奶奶，二奶奶來啦！
〔楊素貞上〕

楊素貞：（唱西皮散板）

聽說兒夫喪了命，
急忙趕來足不停。
好好到此把酒飲，
爲何頃刻喪殘生？

田　氏：你的丈夫死在我家。

楊素貞：屍首現在哪裏？

田　氏：這不是屍首嗎！

楊素貞：（哭）喂呀！

（唱散板）

一見兒夫珠淚滾，
好似鋼刀刺我心。
怎會無端喪性命，（哭頭）兒夫啊……
且向嫂嫂問原因。

啊，嫂嫂，但不知我夫得何病症而死？

田　氏：唔，想是年輕人勞碌過份，得着暴病而死的。

楊素貞：你待怎講？

田　氏：暴病而死。

楊素貞：哇！

（唱散板）

聽此惡言怒氣生，

豈容賤人胡亂云。

高聲且把婆婆請——

〔姚母上〕

姚　母：（接唱）媳婦爲何兩淚淋？

楊素貞：哎呀婆婆呀！你兒不知得何病症，竟死在她家！

姚　母：啊？屍首呢？

楊素貞：就在此處。

姚　母：廷梅！兒啊！

（唱西皮散板）

一見姣兒喪了命，

其中定然有別情。

田氏，他是得何病症而死？

田　氏：他是酒嗆心肺而死。

姚　母：我却不信。

田　氏：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保得住長生不老啊。

楊素貞：婆婆呀！想是她酒內下毒，菜內下藥，將我夫害死。

姚　母：是啊，定是你將我兒害死。

楊素貞：婆婆呀！媳婦這裏有銀釵一支，撬開牙關，便知分曉。

姚　母：快去試來。

（楊素貞以銀釵探姚廷梅口中，發現銀釵變色）

姚　母：好賤人！

（唱西皮散板）

一見銀釵色變青，
定是忌妬起毒心。
手拉賤人把理論——

走！

田　氏：（接唱）婆婆要我哪裏行？
你要往哪裏去？

姚　母：公堂償命。

田　氏：得了罷。慢說不是我害的，就是我害的，我兄弟田倫，現放江西巡按；我去求個情面，那時官官相護，打幾板子，也就完了。打官司要打出太太手心去，算你們是『好老婆尖兒』一！㊀

姚　母：哎呀！
（唱西皮散板）
一言把我來提醒，

這場官司難斷淸；

罷！

楊素貞：（接唱）手拉婆婆不放行。忍氣吞聲後堂進——

廷梅死得目不瞑，

鋼刀架頸要把寃伸。

姚　母：（接唱）非是爲婆不作主，

年邁怎能到公庭。（下）

楊素貞：（接唱）婆婆膽小把後堂進，

怎不叫人痛傷心？

（哭）喂呀！

田　氏：你住了罷！你家裏死人，到我們這裏來哭哭啼啼。——小二！將死的揹出去，活的推出去！（下）

〔小二推楊素貞下〕

第五場

〔楊春上〕

楊　春：走啊。

（唱西皮搖板）

自從經商離鄉井，
算來不覺有數春，
雖然買賣做得好，
常有思家一片心。

在下楊春，南京水西門人氏，販賣布疋爲生。家有老母。妻房早年去世。且喜算淸賬目，賺了一些銀錢，意欲買房妻室，帶回家去侍奉老母，怎奈無有販梢之人。不免在一路之上，留心打聽便了。

（唱西皮搖板）

無心觀看路旁景，

披星戴月轉家門。（下）

第六場

〔田氏上〕

田　氏：（念）消了心頭恨，拔去眼中釘。自從我用藥酒害死廷梅，心中十分歡暢；偏偏楊素貞這個賤人，天天在家啼哭，十分討厭。她娘家有個哥哥，名叫楊青，甚麼沒根底的事都幹。我已經打發小二去將他請來，商量個主意將她賣了，也好圖一個耳目清靜。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

〔小二上〕

小　二：楊大爺，隨我來。

〔楊青上〕

楊　青：（念）終日無別幹，專吃昧心飯。

〔小二進內〕

田　氏：楊大爺請來沒有？

小　二：請來了。

田　氏：請大爺。

小　二：是。——有請大爺。（暗下）

〔姚廷椿上〕

姚廷椿：甚麽事？這麽嚷？

田　氏：楊大舅來了，你我出去迎接。

姚廷椿 田　氏：大舅請進。

楊　青：請。

田　氏 姚廷椿：請坐。

楊　青：有座。

田　氏：大舅爺，這幾天忙不忙啊？

楊　青：忙得緊。這幾天又給人家管了一場罣誤官司，忙得很哪。

田　氏：大舅，以後要少管人家閒事。

楊　青：是啊，要少管人家閒事。

田　氏：大舅爺，你妹丈巳死，你妹子在家天天啼哭，我看她年紀輕輕的，只怕守不住。

楊　青：我妹子的年紀本來就不算大。

田　氏：大舅，想你我這等人家，倘然做出甚麽醜事來，兩下都有不便。我今日請你來，想與她找個人家，另行改嫁，使她後來終身有靠，豈不是好。

楊　青：說得倒也有理。但不知綵禮銀子，要使多少？

田　氏：綵禮銀子，一概不要，事成之後，定有重謝。

楊　青：何人主婚？

田　氏：寫她婆婆主婚。

楊　青：等我回去，好好起一張稿子。

田　氏：起稿子做甚麽？

楊　青：這是閒時備來急時用。

田　氏：不錯，不錯。大舅，我看此事只要大舅在外面打聽，倘有對勁之人，就便提親。

楊　青：是了。正是：你我做事你我知，

田　氏：莫向人前漏消息。
楊　青：我走啦。（下）
〔田氏、姚廷椿同下〕

第七場

〔楊春上〕
楊　春：走啊。
（唱西皮搖板）
急急忙忙往前進，
見一酒肆面前存。
看此處有一酒肆，不免進去飲上幾杯，歇息歇息再走。——酒保。
〔酒保上〕
酒　保：來了。（念）隔壁三家醉，開罎十里香。——客官敢是吃酒的？
楊　春：正是。哪裏乾淨？

酒　保：裏廂乾淨。客官隨我來。——請坐。
楊　春：可有好酒，取上一壺？
酒　保：有。——好酒一壺啊。酒到。
楊　春：啊，酒家！你來吃一盃。
酒　保：賣酒的不吃酒。要是吃酒，總是『兩得』。
楊　春：何謂『兩得』？
酒　保：喝我的捨不得，喝你的過意不得。這就叫做『兩得』。
楊　春：不要緊，你只管喝，我給酒錢就是。
酒　保：你給？
楊　春：我給。
酒　保：如此，擾你一盃。——請問客官尊姓大名？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酒　保：是哪裏人？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酒　保：作甚麽買賣呀？

楊　春：販賣布疋爲生。

酒　保：大買賣。

楊　春：小本錢。

酒　保：您太謙了。到此何事？

楊　春：酒家有所不知：貨物發完，算清帳目歸家；請問此處可有販梢之人？

酒　保：你不要提。我們這裏按院大人新出的告示：若提『販梢』二字，四十大板一面長枷。

楊　春：不是啊，在下奉了母親之命，要買房妻室侍奉老母。我不是販梢之人哪。

酒　保：我想……

楊　春：此事若成，我當有重謝。

酒　保：唔……哦，有了，我們這裏有一個姓楊的，慣愛說媒拉縴，常到這裏來吃酒，就住在我隔壁，我去找找他去。

楊　春：有勞快去。

酒　保：好，這就去。（小圓場）楊大爺。

〔楊青上〕

楊　青：誰呀？

酒　保：我。

楊　青：你找我做甚麽？是問我要酒賬嗎？

酒　保：誰問你討酒賬；是叫你發財。

楊　青：發甚麽財？

酒　保：我酒舖裏來了一位客官，要買個人做老婆，你看若對式，咱們就拉線。

楊　青：嗨，眞巧！這人在哪兒？待我見見。

酒　保：在我舖子裏喝酒，跟我走。

楊　青：走。

〔酒保、楊青小圓場〕

酒　保：客官，我給你找來了。

楊　春：就是這位？——請坐。

楊青：有座。請問貴姓大名？
楊春：在下姓楊名春。
楊青：啊，當家子。
楊春：如此，是宗兄了。
楊青：不敢不敢。哪裏人氏？
楊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楊青：好地方。作甚麼買賣？
楊春：販賣布疋爲生。
楊青：大買賣。
楊春：小本錢。
楊青：到此有何事情？
楊春：請問宗兄，此處可有販梢之人？
楊青：宗兄你不知道，我們這裏新任按院大人，出下告示：若有販梢之人，四十大板，一面長枷。誰敢私販人口！

楊春：不是啊。是我奉了母親之命，要買房妻室侍奉老母。

楊青：哦，是這麽回事。——有倒有一家，只是晚婚。

楊春：只要人才不錯，倒不論甚麽晚婚。

楊青：那就好了。

楊春：有多大年紀？

楊青：今年二十八歲。

楊春：幾分人才？

楊青：八分人才。

楊春：她姓甚麽？

楊青：她姓……姜。

楊春：要多少身價銀子？

楊青：三十兩。

楊春：不多不多，但是一件……

楊青：哪一件？

楊　春：我要相看相看。

楊　青：呃……這倒使得。

楊　春：哪裏相看？

楊　青：有了，咱們就在西門外柳林相看。

楊　春：甚麼時候？

楊　青：正午時分。誰先到，誰等誰，不見不散。

楊　春：好。酒錢放在桌上，你我柳林相會。請。

楊　青：請請請。

〔楊春下〕

酒　保：喂，你發了財，該還我的酒賬啦！

楊　青：楊大爺還能賴你的酒賬嗎！（下）

酒　保：你不還也不成啊。（下）

第八場

〔二黃『哭皇天』牌子。楊素貞攙保童上〕

楊素貞：（叫頭）夫君！

保　童：（叫頭）爹爹！

楊素貞：唉，夫啊！

（唱二黃倒板）

見靈堂不由人珠淚淋淋，

夫君！我夫！喂呀夫啊！

（接唱迴龍）

好一似萬把刀刺在我心。

（唱慢板）

可嘆你青春年壽夭命盡，

拋下了孤和寡依靠何人？

恨只恨田氏嫂心腸太狠，

懷忌妬用毒酒害你歸陰。

哭夫君哭得我咽啞喉哽，

但不知何日裏得把寃伸！

〔楊青上〕

楊　青：（念）巧計安排定，　誆妹嫁楊春。——來此已是，裏面開門。

保　童：是誰？

楊　青：是我。

保　童：（開門）原來是舅舅來了。——啊，母親，我舅舅來了。

楊素貞：有請。

保　童：有請舅舅。

楊　青：帶路。——妹妹。

楊素貞：兄長來了，請坐。

楊　青：妹妹請坐。

楊素貞：兄長爲何多日不來？

楊　青：妹妹有所不知，只因我管了人家一件閒事，打了一場官司，故爾多日未來。

楊素貞：母親在家可好？

楊　青：你還提起母親呢，就是爲了母親身染重病，看看要死，想與妹子一見，特地前來接你回去。

楊素貞：兄長啊，你妹夫『三七』未滿，我身穿重孝，走在街上，豈不被旁人恥笑？

楊　青：妹子若不回去，就爲不孝。

楊素貞：這……既然如此，妹子還有婆婆在堂，待我稟告婆婆，方可回去。——保童，有請祖母。

保　童：是。——有請祖母。

〔姚母上〕

姚　母：（念）切齒恨毒婦，落淚思姣兒。——何事？

保　童：我舅父來了。

姚　母：現在何處？

保　童：現在孝堂。

姚　母：大舅在哪裏？

楊　青：啊，姻伯母，可好？
姚　母：大舅請坐。
楊　青：有座。
姚　母：親家母可好？
楊　青：你老人家別提啦，家母身染重病，眼看要死，想我妹子母女一見，因此教我來接她回去，暫住幾天。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姚　母：你看，你妹夫『三七』未滿，她乃新孀之婦，恐怕去不得。
楊　青：我母親病勢沉重，要是想我妹子想死了，誰擔待得起哪？
姚　母：這個……自古道：養女也是兒。既然如此，叫她回去一趟，也就是了。
楊素貞：多謝婆婆。
楊　青：多謝姻伯母。——妹子，這就走。
保　童：我也要去。
姚　母：你也要去？
楊　青：小孩子去甚麽！你媽住上三兩天就要回來，你跟了祖母看看家罷。

姚　母：是啊，你母親就要回來，你不必去了。——媳婦後面收拾收拾，隨你兄長回去。

楊素貞：媳婦遵命。（下）

姚　母：大舅，你是車來，還是轎來？

楊　青：來得慌忙，忘了僱車僱轎。到了路上，再僱車轎罷。

姚　母：如何使得。我家現有驢兒，備上一匹，與媳婦騎了去罷。

楊　青：您老人家說得不錯；既然府上有的是驢，何必再到外面去僱。就是這樣罷。

姚　母：（向保童）請你母親。

保　童：有請母親。

〔楊素貞上〕

楊素貞：（念）後堂脫素巾，歸家探母親。

姚　母：媳婦就回去了麽？

楊素貞：媳婦拜別婆婆。

姚　母：哎呀媳婦啊！此番回家探母，必須早去早回。媳婦你看，爲婆年邁，你兒年

幼，你若心懷二意，唉，這也但憑於你。廷梅，我那短命兒啊！

楊素貞：呀！

（唱西皮散板）

見婆婆出此言兒珠淚滾滾，

好一似失羣雁孤孤伶伶。

媳望婆……

姚　母：（接唱）婆望媳……

保　童：（接唱）子想母……

楊素貞：（接唱）母戀子……

姚母 楊素貞 保童：（同唱）心酸難忍。啊啊啊……

楊　青：妹子快走罷！

楊素貞：（接唱）悲悲切切上驢行。

〔楊青、楊素貞同下〕

保　童：母親！

姚　母：孫兒，隨我來。

〔姚母攜保童下〕

第九場

〔四侍衛、四刀斧手、四兵士、門子引毛朋上〕

毛　朋：（念引）聖德天顏，丹心一片，保主江山。

（念詩）按院出朝，　地動山搖；

逢龍除角，　遇虎拔毛。

本院，毛朋。蒙聖恩欽點河南八府巡按，一路而來，查得上三府官是清官，民是良民。——左右，傳黃大順進見。

衆　　：黃大順進見。

〔黃大順上〕

黃大順：（念）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報，黃大順告進。——參見大人，有何差遣？

毛　朋：本院牌發下五府，意欲查訪民情。這有告條一紙，出示在外，若有犯了販梢、拐帶等情者，四十大板，一面長枷。速速將告條貼在通衢要道，不得違誤。

黃大順：遵命，帶馬。

〔四兵士分上，帶馬引黃大順同下〕

毛　朋：來，傳刑房書吏進見。

衆　：刑房書吏進見。

〔書吏上〕

書　吏：書吏參見大人。

毛　朋：附耳上來。——來，看衣更換！

〔衆人同下〕

〔四牌夫揹『奉命出朝』、『地動山搖』、『逢龍除角』、『遇虎拔毛』牌上，書吏扮巡按上〕

書　吏：外厢開道。

〔衆引假巡按下〕

（門子上，毛朋改扮算命先生上）

毛　朋：一路之上，必須要伙伴相稱。

門　子：小人不敢。

毛　朋：恕你無罪。帶路！

（唱西皮搖板）

訪民情我只得喬妝改扮，

下五府看一看善惡愚賢。

（毛朋、門子同下）

第十場

（楊春上）

楊　春：（唱西皮搖板）

在柳林等楊青午時已到，

這時候還不來教人心焦。

〔楊靑、楊素貞同上〕

楊素貞：（唱搖板）

論喪禮就該在家中守孝，

都只爲養育恩才走一遭。

楊　靑：妹子，我們來到柳林，你到林子裏面歇息歇息，我們再走。

楊素貞：是。（下驢，坐下）

楊　春：（四顧）怎麽還不來？

楊　靑：宗兄，我來了。

楊　春：愚下在此等候多時了。可曾來麽？

楊　靑：來了，你往林子裏頭瞧。（指楊素貞）

楊　春：待我看來。（看楊素貞）

楊　靑：人才，你看怎麽樣？

楊　春：倒有幾分人才。

楊　靑：你中意啦？那末拿銀子來罷。

楊春：婚書呢？

楊青：哈哈，你倒是個老在行。——婚書在此。

楊春：銀子在這裏，三十兩。

楊青：如此，兩下同交。（交換銀、書）——嗳，宗兄，你教她怎麽跟你走哪？

楊春：去到前面，僱上一騎牲口。

楊青：僱牲口？那多費事。你看，我這匹毛驢賣給你，好不好？

楊春：好，要多少錢？

楊青：您也給三十兩銀子吧。

楊春：嗳，哪裏值的這許多？

楊青：您給多少？

楊春：五兩銀子。

楊青：好，便宜不過『當家子』，就是五兩銀子罷。

楊春：五兩銀子與你。

楊青：我把鞍子卸下來。

楊春：做甚麽？

楊青：我賣馬不配鞍子。

楊春：嗳，無有鞍轎，怎好坐騎？

楊青：那麽，我把鞍子也賣給你罷。

楊春：好。要多少錢？

楊青：您也給五兩銀子罷。

楊春：太多了。

楊青：您給多少？

楊春：與你二兩銀子。

楊青：好，便宜不過『當家子』，就是二兩。

〔楊春付銀，楊青接銀〕

楊青：嗳，我想起來了，你沒有驢鞭子。

楊春：（會意）我在路旁折一柳枝，權當驢鞭便了。

楊青：我這兒有根鞭子，我……

楊　春：也要二兩？

楊　青：好啦好啦，便宜不過『當家子』，我送給你罷。（交鞭）宗兄，您等我走了再向她講話。

楊　春：却是爲何？

楊　青：不是啊，實不相瞞，她是我的親妹子。

楊　春：原來是大舅子。

楊　青：豈敢豈敢。我們有手足之情，一定是難捨難分。還是我先走的好。客官，舍妹年紀輕，還請多多照應。

楊　春：那個自然。

楊　青：正是：兄妹分別在柳林，教人難捨又難分，實實難捨親胞妹……（看銀子）嘿嘿，有了銀子我黑了心。（下）

楊　春：啊，娘子，天色不早，我們一同趲路罷。

楊素貞：啊！你是何人，教我一同與你趲路？

楊　春：你那兄長得了我三十兩銀子，將你賣與我了。

楊素貞：我兄長哪裏去了？

楊　春：他言道：你們有手足之情，難捨難分他先走了。——娘子，我們一同趲路罷！

楊素貞：此話當眞？

楊　春：哪個騙你！

楊素貞：待我喚來。——兄長，兄長！

楊　春：他去遠了。

楊素貞：（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可恨兄長心太狠，

不該將我賣與他人。

既是我兄長將我出賣與你，不知有何爲證？

楊　春：婚書爲證。

楊素貞：拿來我看。

楊　春：（取出婚書）拿去看來。——且慢，想你乃有氣之人，若將婚書扯碎，我

豈不落一個人財兩空。待我念來你聽：（隨念隨走，轉場）『立婚書人婆婆陳氏……』（楊素貞欲搶，被楊春覺察，隨走隨念）『立婚書人婆婆陳氏，次子亡故，次媳楊氏在家吵鬧不賢，只得將她改嫁他人爲妻，收受綵禮銀子三十兩。胞兄楊青代筆。』

（楊素貞要搶）

楊　春：哈哈，你還要搶呀？

楊素貞：（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刁嫂設計毒又狠，
胞兄毫無手足情。
還望客官施惻隱，
放我回家看娘親。

楊　春：住了！

（接唱）現有婚書爲憑證，

人財兩空我怎甘心。

楊素貞：（接唱）你家也有姊和妹，

你姊妹嫁過多少人！

楊　春：呸！

（接唱）賤人出言不思忖，

惡言惡語罵楊春。

楊春打……

〔舉拳欲打〕

楊素貞：（接唱）素貞哭……

〔楊素貞、楊春走圓場；門子、毛朋同上〕

毛　朋：（接唱）毛朋來到。

拷打娘行爲何情？

楊　春：原來是位先生。

毛　朋：請問兄台上姓？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毛　朋：兄台爲何在此拷打娘行？

楊　春：先生有所不知，她兄長得了我三十兩銀子，將她賣與我了，她不肯隨我回去，反而口出惡言，故爾在此爭吵。

毛　朋：待我問來。——這一娘行，你兄長既然得了他三十兩銀子，你爲何不肯隨他回去？

楊素貞：小婦人滿腹含寃，未曾伸訴。

楊　春：呀呸！方才你兄長在此，你不講有滿腹含寃，如今倒有滿腹含寃。我打死你這賤人！

毛　朋：兄台，她言道，她有滿腹含寃。等她講個明白，再作道理。

楊　春：好，聽你講些什麽。

毛　朋：那一娘行，你將滿腹含寃，慢慢講來。

楊素貞：先生、客官容稟！

毛　朋：慢慢的講來。

楊素貞：（唱西皮倒板）

楊素貞在柳林一一訴稟，

（接唱慢板）

尊先生與客官細聽詳情。

毛　朋：（向楊春）請問兄台貴姓？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毛　朋：哦，楊春，好名字。

〔暗示門子記錄〕

楊素貞：（接唱）家住在汝寧府上蔡縣境，

毛　朋：（向楊春）請問兄台哪裏人氏？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毛　朋：南京水西門，好地方。

〔又暗示門子記錄〕

楊素貞：（接唱）四都里姚家莊有我家門。

毛　朋：（向楊春）兄台做何生理？

楊　春：在下販賣布疋爲生。

毛　朋：大買賣。

楊　春：小本錢。

楊素貞：（接唱）我大伯姚廷椿生來愚蠢，
我的夫姚廷梅飽學書生。
田氏嫂在家中吵鬧太甚，
朝夕間惹是非才把家分。
實可恨田氏女良心喪盡，
用藥酒害死了我的夫君。
我兄長昧却了同胞情份，
假意說母有病誆我到柳林。
他竟然得銀兩將我賣定，
小女子含寃屈有三不遂心。

毛　朋：哪三不遂心？

楊　春：

楊素貞：（接唱）一不遂婆年邁無人孝敬，

二不遂撇保童七歲姣生，

三不遂我丈夫死於非命。（哭頭）我的夫呀！

（接唱搖板）

望客官放我歸去把冤伸。

楊　春：（接唱）聽素貞訴罷苦低頭思忖。

毛　朋：哦！

（接唱）却原來她竟有許多冤情。

兄台，這娘行身世可憐，何不放她回去？

楊　春：先生，難道教我人財兩空？

毛　朋：是啊！難道教他人財兩空。——兄台，我意欲與這女子，代出銀子三十兩，

你可願放她回去？

楊　春：既然先生有此美意，楊春應允就是。

毛　朋：（向門子）僮兒，取三十兩銀子過來。（暗暗搖手）

門　子：盤費不夠了。

毛　朋：慚愧呀慚愧！

楊　春：先生何出此言？

毛　朋：方才應允與這女子代出三十兩銀子，我那小夥計言道：盤費不夠。豈不慚愧。

楊　春：你沒有銀子？沒有銀子，說甚麽大話！我還是帶她走。

毛　朋：如此，待我勸她隨你回去。——娘行，只管大膽隨他回去，走到前面大戶人家，高喊三聲『異鄉人好命苦』，自有人來解救於你。

楊素貞：小女子明白了。

毛　朋：告辭了。

（唱搖板）

暗地裏罵楊春瞎了眼睛，
把按院當做了算命的先生。
少時間命衙役將他拿問，

責打他四十板枷號在頭門。

〔毛朋下，門子隨下〕

楊　春：走！快快隨我趕路罷。

楊素貞：（哭）喂呀！

（唱搖板）

訴罷了千般苦不發惻隱，

無奈何我只得隨他同行。

猛然見紫金鐲珠淚難忍……（哭）

楊　春：（接唱）我一足踢你在埃塵。

〔楊春踢楊素貞〕

你這賤人，方才言道：丈夫去世，三七未滿。如今手帶紫金鐲，你賣甚麼風流！

楊素貞：客官有所不知，我公公在世之時，留下紫金鐲兒一對，我夫妻各帶一隻，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日見了此鐲，怎不教我痛哭啊……

楊　春：呀！

（唱搖板）

這娘行訴出千般苦，
鐵石的人兒也傷心。
我今捨銀三十兩，
情願放你回家門。

娘子，看你說得可憐，我三十兩銀子不要，放你回家去罷。

楊素貞：此話當眞？

楊　春：自然當眞。

楊素貞：多謝客官。（既行又轉）

楊　春：爲何去而復轉？

楊素貞：我那婚書還在你手中呢。

楊　春：哦。……唉，人和銀子俱都不要，婚書要它何用！扯碎就是。（撕婚書）

楊素貞：客官請上，受我一拜。（拜）

（唱搖板）

客官作事眞可敬，

生生世世感大恩。（轉身欲行）

楊　春：娘行轉來！娘行轉來！

楊素貞：啊！荒郊野外，男女有別，喚我何事？

楊　春：哈哈！婚書在我手中，你也不說男女有別；如今婚書扯碎，就說男女有別。看將起來，你這人眞眞沒有良心哪！

楊素貞：（哭）喂呀，恩人哪！（跪）

楊　春：起來起來，想不到三十兩銀子，買了個恩人二字，倒也值得。我且問你，此番往哪裏去？

楊素貞：我麽，要回婆家去。

楊　春：你那刁嫂田氏焉能容留於你，豈不是羊入虎口！

楊素貞：如此，我便回娘家去。

楊　春：倘若你兄長再來賣你，那時節你要找第二個楊春哪，恐怕就無有了。

楊素貞：喂呀，我楊素貞如今是走頭無路的了哇！（哭）

楊　春：噯，也罷。你也姓楊，我也姓楊，五百年前是一家，我願與你結爲仁義兄妹，與你伸寃告狀。

楊素貞：此話當眞？

楊　春：當眞哪。

楊素貞：小妹就跪下了。

楊　春：她倒聰明得很哪。

（唱搖板）

好一個聰明楊素貞，
她比我楊春強十分。（跪）
楊春今年三十二，

楊素貞：（接唱）素貞二十單八春；

楊　春：（接唱）我把你當作親胞妹，

楊素貞：（接唱）猶如同胞一母生。

兄長請上受我拜……（拜）

〔楊春答拜〕

〔毛朋、門子同上〕

毛　朋：（接唱）　柳林內又來了算命先生。

兄台，方才她不肯隨你回去，如今你二人怎麽拜起天地來了？

楊　春：先生有所不知，我與她結爲仁義兄妹，替她伸寃告狀。

毛　朋：哦……我却不信。

楊　春：你去問來。

毛　朋：自然要問。——啊，娘行，爲何在此與他拜起天地來了？

楊素貞：先生有所不知，他見我有滿腹含寃，三十兩銀子不要，又將婚書扯碎，還與我結爲仁義兄妹，替我伸寃告狀。

毛　朋：眞是十分難得。——兄台，看將起來你倒是個好人哪。

楊　春：我本來是個好人哪。

毛　朋：你們告狀，可有狀子？

楊　春：進城請人代寫。

毛　朋：這就費事了。我與你代寫一張如何？

楊　春：先生會寫狀？

毛　朋：略知一二。

楊　春：無有紙筆，怎好寫狀？

毛　朋：紙筆麼，我有。

楊　春：先生，你不是個好人哪。

毛　朋：怎見得？

楊　春：你又會寫狀，又帶紙筆，看將起來，你定是一個包攬詞訟的刀筆先生。

毛　朋：兄台哪裏知道，方才前面有兩個朋友廝鬧，是我與他們解勸，餘下白紙一張。

有道是：閒時備來……

楊　春：急時用。

毛　朋：偏偏就用着了。

楊　春：巧得很。

毛　朋：（向門子）拿筆硯過來。——兄台，你叫令妹起個由頭，我好寫狀。
楊　春：賢妹，先生叫你起個由頭，他好寫狀。
楊素貞：是。——小婦人楊素貞，乃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
毛　朋：好好好，夠了夠了。（寫狀）兄台，狀紙寫好了，拿去罷。
楊　春：寫得好快呀。——賢妹收下了。
楊素貞：兄長，煩先生念上一遍，大人問起也好照狀回話。
楊　春：先生，妹子言道，請先生念上一遍，大人問起，也好照狀回話。
毛　朋：兄台，令妹倒頗有見識。
楊　春：先生誇獎。
毛　朋：你二人聽了：『具告狀人孀婦楊素貞，年二十八歲，係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狀告大伯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楊青，爲害夫霸產典賣鯨吞事……』這八個字的由頭，叫她記下了。
楊　春：賢妹，你要記下了。
楊素貞：是。

毛　朋：『大伯廷椿用藥酒害死我親夫廷梅，刁嫂田氏用鋼刀殺死七歲保童……』

楊素貞：（哭）喂呀，兒啊！

毛　朋：令妹爲何啼哭？

楊　春：賢妹爲何啼哭呀？

楊素貞：聽說田氏殺死我兒，故爾落淚。

毛　朋：兄台，有道是：『一字入公衙，無賴不成詞』。這不過是一句賴詞。

楊　春：賢妹，這是一句賴詞。——先生，請往下念。

毛　朋：『胞兄楊青，推母有病，將奴誆至柳林，賣與販梢人楊春爲室……』

楊　春：（搶狀在手）拿過來罷，我不去告了。

毛　朋：爲何不告？

楊　春：你上面寫的『販梢人楊春』，你可知按院大人有告條在外，有人提起『販梢』二字，責打四十大板，一面長枷。難道我自己把自己告下來不成！我不去告了。

毛　朋：原來你也懂得王法？

楊　春：自然我懂得王法。

毛　朋：好，待我與你改過。

楊　春：改得好，我就告得准。

毛　朋：只要你去告，我就改得好。

楊　春：我包告。

毛　朋：我包改。『販梢人』改爲『異鄉人』。——『賣與異鄉人楊春。春見金鐲不忍，身價銀子不要，反將婚書扯碎，認爲仁義兄妹，替小婦人伸寃。聞聽大人愛民如子，法不枉斷，因此前來越衙告狀。望祈靑天大人，快拿兇惡到案，問明兇系，依律除奸，則亡夫瞑目泉下，小婦人草木得生。一字上告，一字上告。』

楊　春：先生辛苦了。——賢妹好好收藏起來。

楊素貞：兄長，請問先生住在哪裏，狀子若有不妥，也好請先生補狀。

毛　朋：我在道台衙門前，開一小小卦篷；外人稱我『說不倒的老先生』。

楊　春：先生，狀子若是告得准，你就是『說不倒的老先生』；若是告不准，你是『搬

得倒的老先生」。

毛　朋：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好一個小楊春能知王法，
免去了四十板一面長枷。

（毛朋、門子同下）

楊　春：賢妹，天色不早，你我趲路罷。

楊素貞：走哇！

（唱搖板）

那先生寫狀紙恩高義大，
但願得准了狀將田氏捉拿。

（楊春、楊素貞同下）

第十一場

〔四光棍引劉二混上〕

劉二混：（念）時不濟來運不通，押了白虎開青龍。在下劉二混，游手好閒，專靠朦、坑、詐、騙爲生。——我說兄弟們，這兩天咱們是『盤子裏扎猛子』㊀——淺住啦。城門口溜躂溜躂，找點零花。走，走。

〔四光棍引劉二混下〕

〔拉城〕

〔楊春、楊素貞同上〕

楊素貞：（唱西皮搖板）

終朝憂愁難消恨，

不知何日把寃伸？

楊　春：賢妹，我們在前面打尖，愚兄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錢，賢妹在此等候，愚兄去去就來。

楊素貞：兄長你要快些來呀。

〔楊春下〕

〔四光棍、劉二混上〕

劉二混：這娘兒們可長得不錯。

〔楊素貞驚愣，劉二混暗示四光棍推擁楊素貞進城，下〕

〔楊春上〕

楊　春：賢妹，賢妹……

劉二混：（攔住楊春）大哥，你是要進城嗎？

楊　春：正是要進城。（前走）

劉二混：（又攔）聽你口音，不是此地人氏。

楊　春：本不是此地人氏。

劉二混：哪裏人氏？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劉二混：南京是好地方。

楊　春：小地方，小地方。（又前走）

劉二混：（再攔）大哥！你不知道，我們此地專欺侮外鄉人；你身上又揹着這麽個大包袱，更要受人欺侮了。我呀，是個好人，最愛交朋友，就是不服氣這個。這樣罷，你把包袱交給我，我揹着，你跟着我，大搖大擺的走進城去，我再把這個包袱交還你。大哥，你看怎麽樣？

楊　春：這個……

劉二混：哎，我是個好人。

楊　春：這如何使得！

劉二混：四海之內，皆爲朋友，這算得了甚麽？你放心，把包袱交給我罷。沒錯！沒錯！

楊　春：哦，這……

劉二混：哎，你別不放心，我是挺愛交朋友的。

楊　春：如此有勞大哥了。

劉二混：（接包袱）別客氣，別客氣。（同走）——哎，大哥，你剛才慌慌張張，是不是

找人哪？

楊　春：是的，是的。

劉二混：是個婦人是不是？

楊　春：對了，對了。

劉二混：騎着牲口？

楊　春：越發的對了。

劉二混：（指上場門）我看她往那邊去了。

楊　春：哦，往那邊去了。——賢妹，賢妹……

（劉二混急揹包袱進城，下）

楊　春：怎麽不見哪？（回頭不見劉二混，急待進城）

內　　：關城啦！

楊　春：哎呀且住！賢妹不見，包袱又被他人騙去，怎不教我氣……氣……氣……

（下）

第十二場

〔宋士杰上〕

宋士杰：（念詩）人道公門好修行，看來不差半毫分，
得方便處且方便，一字之間有重輕。
老漢，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一名刑房書吏，只因我辦事傲上，才將我刑房革退，在西門以外，開了一所小小店房，不過是避閑而已。今日有幾個朋友，約我去吃酒，街肆上走走。

〔宋士杰出門，劉二混同四小光棍趕楊素貞上，過場下〕

宋士杰：啊！這信陽州一班無頭光棍，追趕一個女子，若是追在無人之處，那女子定要吃他們的大虧。我不免趕上前去，打他一個抱不平！唉，只因我多管人家的閑事，才將我的刑房革掉，我又管的什麽閑事啊。不管也罷，街肆上走走。

楊素貞：（內）異鄉人好命苦啊！

宋士杰：我本當不管，那女子言道：『異鄉人好命苦！』我宋士杰不管，他們哪一個

敢管！這這這……有了，我不免回去，與我的媽媽商議商議，去救她一救。

（進門）媽媽，媽媽，媽媽哪裏？走來！

〔萬氏上〕

萬　氏：（念）最愛吃素念經文，要學南海觀世音。

宋士杰：錯了！

萬　氏：我剛出來，就錯啦？

宋士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你如何比得？

萬　氏：我們老兩口子，常常幫助人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怎麽說比不得呢？

宋士杰：唉，還是比不得。

萬　氏：比得。

宋士杰：比不得。

萬　氏：比得，比得，比得！

宋士杰：哦！就算比得。

萬　氏：老頭子，叫我甚麽事？

宋士杰：媽媽，今天有幾個朋友，約我去吃酒，行在街肆之上，只見信陽州一班無頭的光棍，追趕一個女子，若追在無人之處，那女子定要吃他們的大虧。我將你喚將出來，商議商議，我們設法去救她一救哇！

萬　氏：怎麼，你這老頭子，你的老脾氣眞是改不了！只因你好管閑事，衙門才把你的差事革掉，怎麼你又管閑事啦！要管你去管，我可不管。

宋士杰：媽媽，我本當不管，那女子言道：『異鄉人好命苦！』媽媽，念她是個異鄉人，救她一救罷！

萬　氏：我管她異鄉人、內鄉人，我不管。

宋士杰：媽媽，你要學大慈大悲，就該去管她一管。

萬　氏：我不管。

宋士杰：媽媽，你是個好人，你管一管罷！

萬　氏：不管。

宋士杰：管一管罷。

萬　氏：不管，不管，不管！

宋士杰：不管？

萬　氏：不管！

宋士杰：不管？

萬　氏：不管嘛！不管定啦！

宋士杰：不……管……（想）是啊，救人一命，少活十年。

萬　氏：你這老頭子，越來越糊塗啦！誰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你怎麼說少活十年？

宋士杰：呃！少活十年，少活十年。

萬　氏：多活十年，多活十年，多活得兒十年！

宋士杰：你曉得多活，爲甚麼不去救她呀？

萬　氏：哈哈，你這老頭子，在這兒等着我哪。（笑）若是打出禍來？

宋士杰：有我擔待。

萬　氏：有你？好，老頭子，你聽了。

（念『撲燈蛾』）

萬氏開言道，
老頭子你是聽，
上房拿棒棰，
專打抱不平。
〔萬氏取棒與宋士杰同出。四光棍同劉二混趕楊素貞上。宋士杰指楊素貞，對萬氏暗示就是她。萬氏救楊素貞，打四光棍下；宋士杰擋住劉二混，劉二混兩邊無法走〕
劉二混：原來是宋家爺爺。
宋士杰：嗯！
劉二混：宋家爺爺，你好哇？
宋士杰：（看劉二混）好哇！㊂
劉二混：哈哈，回頭見。（欲走）
宋士杰：（攔）娃娃，淸平世界，朗朗乾坤，你要搶人家，該當何罪？
劉二混：宋家爺爺，我們的事您還是不知道嗎？小孩子手裏沒有錢啦，光棍還攔財路

嗎！嘿嘿，回頭見。（又欲走）

宋士杰：（又攔）娃娃，遇見你宋爺爺，休想過去。

劉二混：哈哈！開口一聲爺爺，閉口一聲爺爺，我看你這樣兒是不識抬舉！

宋士杰：你這奴才要造反哪？

劉二混：造反哪，今天就打你這兒起！（甩包袱作打架狀）我……

宋士杰：（向萬氏）打這個奴才。

萬　氏：好小子！（打劉二混）

劉二混：（挨了打）哎喲！（跑下）

萬　氏：老頭子，打跑啦！

宋士杰：讓他去罷。回店。

（萬氏拾包袱，帶楊素貞圓場進門，萬氏放包袱，拴驢，領楊素貞進門）

楊素貞：多謝媽媽搭救。

萬　氏：別客氣，別客氣！來來來，你這兒坐下，不要害怕，你歇息歇息。

（楊素貞坐下。宋士杰使眼色招呼萬氏）

萬　氏：老頭子，甚麽事啊？
宋士杰：將她救下，叫她走哇，怎麽領到店中來了？
萬　氏：老頭子，我來問你，咱們家裏開的是甚麽？
宋士杰：呃……是店。
萬　氏：既然開的是店，賣的是飯，有了客人，不往裏邊讓，難道還往外推嗎！
宋士杰：呃，媽媽說得有理。媽媽，你去問問人家姓甚麽？
萬　氏：對啦，我去問問。——嗳，你姓甚麽？
楊素貞：我姓楊，名叫素貞。
萬　氏：老頭子，她叫楊素貞。
宋士杰：哪裏人氏？
萬　氏：對啦，小娘子，你是哪兒的人哪？
楊素貞：河南上蔡縣人氏。
萬　氏：老頭子，她是河南上蔡縣人氏。
宋士杰：到此作甚哪？

萬　氏：我也不曉得。

宋士杰：去問哪！

萬　氏：對呀。——小娘子，你打河南上蔡縣到信陽州，幹甚麽來啦？

楊素貞：越衙告狀來了。

萬　氏：老頭子，她是越衙告狀來了。

宋士杰：哎喲，越衙告狀，這個寃枉一定是大了。

萬　氏：寃枉不大，人家越衙告狀嗎！

宋士杰：你問她有狀無狀？（萬氏欲走）拿來我看哪。

萬　氏：我說老頭子，你有話一塊兒說，讓我跑來跑去，你這不是蹓我嗎？

宋士杰：（笑）沒有了！

萬　氏：噯，小娘子，你越衙告狀，可有狀紙？

楊素貞：有！

萬　氏：拿出來我們看看。

楊素貞：這……無有。

萬　氏：這多『乾』㊃哪！——老頭子，我問來啦，我問她有狀無狀，她說：『有。』

宋士杰：拿來我看哪！

萬　氏：她說（學楊素貞語）：『這……無有了！』

宋士杰：媽媽，你這是怎麽樣了？

萬　氏：我這是怎麽蕙來怎麽賣。

宋士杰：媽媽，你去對她言講，我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一名刑房書吏；狀紙若有不到之處，我與她更改更改。媽媽，我們夫妻是好人哪！

萬　氏：是啊，誰不知道我們是好人哪！

宋士杰：對她言講。

萬　氏：我跟她說去。——小娘子，我們老頭子，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刑房書吏，你把狀子拿出來，讓我們老頭子看看；你的狀紙若有不到之處，也好與你更改更改。嗳，我們老夫妻是好人啊！

楊素貞：如此，媽媽請看。

萬　氏：眞聰明！我一說是好人，她就拿出來了。待我看看。哎呀，寫得眞好哇！

（倒看狀子）

宋士杰：媽媽，你在那裏作甚麽？

萬　氏：看狀啊！

宋士杰：看狀啊，倒了，倒了！

萬　氏：倒了。（翻狀子）這不是給你看嗎？

宋士杰：（笑，接狀看）『具告狀人孀婦楊素貞，年二十八歲，係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狀告大伯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楊青，爲害夫霸產典賣鯨吞事……』這是八個字的由頭，教她記下了！

萬　氏：這八個字的由頭，你記好了！

楊素貞：知道了。

宋士杰：『大伯廷椿用藥酒害死我親夫廷梅；刁嫂田氏用鋼刀殺死七歲保童……』

楊素貞：喂呀！（假意啼哭，試探宋士杰）

宋士杰：媽媽，你去問她，爲何啼哭？

萬　氏：小娘子，爲甚麽哭哇？

楊素貞：想那保童，乃是我的兒子，若被田氏殺害，教我怎麼不痛心啊！（偷看宋士杰）

萬　氏：老頭子，難怪人家哭，你想呀，保童是她的兒子，倘若被人殺死，教她怎麼不難過呀！就是我聽見了，也怪難受的。老頭子，我的兒啊！（哭）

宋士杰：媽媽，這叫：牛吃房上草，……

萬　氏：哪有這麼長的脖子呀！

宋士杰：風吹千斤石。……

萬　氏：從來沒有聽見有過那麼大的風！

宋士杰：一字入公門，不賴不成詞。這是一句賴詞，她的兒子不曾死。對她言講。

萬　氏：我去告訴她。——小娘子，這是作狀的一句賴詞。你的兒子沒有死，不要啼哭。

楊素貞：多謝媽媽。（暗暗點頭，佩服宋士杰的見識）

萬　氏：老頭子，你往下念哪！

宋士杰：『胞兄楊青推母有病，將奴誆至柳林，賣與……』（停）

萬　氏：老頭子，我給你去拿眼鏡去。

宋士杰：不用，不用。（細看）哦，這是改了！媽媽，本來要寫販梢人，按院大人有告

示在外，有人提起『販梢』二字，責打四十大板，一面長枷；如今改爲『異鄉人楊春』。這一改，免了楊春這個娃娃四十大板，一面長枷。

萬　氏：如此說來改得好。

朱士杰：改得好，改得好！

萬　氏：往下念！

朱士杰：『賣與異鄉人楊春爲室。春見金鐲不忍，身價銀子不要，反將婚書扯碎，認爲仁義兄妹，替小婦人伸寃。聞聽大人愛民如子，法不枉斷，因此前來越衙告狀。望祈青天大人，快拿兇惡到案，問明兇系，依律除奸。則亡夫瞑目泉下，小婦人草木得生。一字上告，一字上告。』

萬　氏：好。

朱士杰：寫得好，寫得好！媽媽，作狀子這位老先生，有八台㊄之位。

萬　氏：你怎麼知道？

朱士杰：筆力上帶着。

萬　氏：哦。

宋士杰：可惜他時運未至！
萬　氏：時運一到呢？
宋士杰：就是八台。
萬　氏：哦。
宋士杰：好是好，廢物了！
萬　氏：寫得這麽好，怎麽是廢物哪？
宋士杰：道台大人前呼後擁，女流之輩，挨擠不上，也是枉然。交還與她。
萬　氏：小娘子，這張狀子寫的好，可惜是廢物了！
楊素貞：怎見得？
萬　氏：你想啊，道台大人前呼後擁，你是個女流之輩，挨擠不上，豈不是廢物嗎！收好了罷。
楊素貞：如此說來，我這滿腹含寃，無處伸訴了哇！（哭）
萬　氏：別哭，別哭。——唉，眞是可憐！我這個人哪，眞是刀子嘴、豆腐心，見不得這個。嘿，話又說回來啦，她跟我非親非故，我要是和她沾這麽一點兒的親

哪，不是說，這場官司，哼哼，媽媽我替她打啦。

楊素貞：如此媽媽請上，受女兒一拜。

萬　氏：起來起來，哎呀，好孩子，你眞聰明！你坐下，都有乾媽我哪！（同坐）來呀，來呀！

宋士杰：你叫哪一個來？

萬　氏：叫你來！

宋士杰：（起座）叫我作甚麽？

萬　氏：喏，去告狀去！

宋士杰：替哪個告狀？

萬　氏：替我乾女兒告狀。

宋士杰：哪個是你的乾女兒？

萬　氏：喲，你還不知道！楊素貞拜在我的名下，她是我的乾女兒，我是她的乾媽，不應當你去告狀嗎！

宋士杰：哦，她是你的乾女兒，你是她的乾媽媽，哈哈，與我甚麽相干！

萬　氏：哦。乾老頭子吃醋啦。——孩子，過來給你乾父叩頭。

楊素貞：乾父請上，受女兒一拜。

宋士杰：不敢當，不敢當！（伸手扶楊素貞）

萬　氏：（將狀紙放在宋士杰的手中）告狀去！

宋士杰：好，告狀去。（取狀出門）

萬　氏：回來！

宋士杰：何事？

萬　氏：老頭子，出去可不要吃酒，乾女兒的狀子一定要你遞上；要是遞不上去，哼，你就不要回來！

宋士杰：要是回來呢？

萬　氏：回來，我就不要你進房！

宋士杰：進了房呢？

萬　氏：進了房啊，哈哈，這一『鴨子』㊅把你踹出去！

宋士杰：（笑）老厭氣！（下）

萬　氏：姑娘，跟我後面吃飯去。

〔萬氏、楊素貞同下〕

第十三場

〔丁旦上〕

丁　旦：（念）身在公衙內，官差不自由。在下丁旦，在道台衙門，當了一名班頭。今有一樁事兒，不得明白，不免到宋家伯伯那裏去領教領教，就此走走。

〔宋士杰上〕

丁　旦：啊，宋家伯伯！

宋士杰：哦，丁旦，娃娃你好哇？

丁　旦：我好。伯伯可好？

宋士杰：好哇。明天再見！

丁　旦：（攔）宋家伯伯，衙中出了一樁疑難的案件，要在宋家伯伯台前領教領教。

宋士杰：哦，衙中出了疑難的案件了？不妨事，明天再談。（走）

丁　旦：（又攔）嗳，宋家伯伯，我今天請你吃酒。
宋士杰：啊？
丁　旦：請你吃酒。
宋士杰：哦，吃酒哇？
丁　旦：我的東道！
宋士杰：好，走，走！
丁　旦：走。（同下）

第十四場

〔三差使上〕

三差使：來此已是道台衙門，上前投文。（打梆）

〔門子上〕

門　子：何事？
三差使：三府投文。

門　子：候着。（向內）啓稟大人，河北三府投文。

顧　讀：（內）傳話出去，公文留下，明日午堂發簽。

門　子：大人吩咐，公文留下，明日午堂發簽。（下）

三差使：是。（同下）

第十五場

〔丁旦上，宋士杰隨上〕

宋士杰：娃娃，方才酒樓上的言語，你要牢牢緊記，這件事像這樣的辯白，就沒有妨礙了！——哦，來到衙門了。呃，你去問問，升過堂了沒有？

丁　旦：列位，大人可曾升過午堂？

內　　：大人升過午堂了。

宋士杰：（同時自語）酒樓以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如何是好！

丁　旦：宋家伯伯，大人升過午堂了。

宋士杰：（急抓丁）怎麽講？

丁　旦：升過堂了！

〔宋士杰情急打丁旦〕

丁　旦：你喝了我的酒，撒酒瘋！

宋士杰：呸！

〔丁旦下〕

宋士杰：（唱二黃散板）

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誤了，

看起來公衙中無有好人！

唉！酒樓之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了，狀子沒有遞上，只好回去。吃酒的誤事！（隨念隨走）唉！回得家去，乾女兒迎上前來，言道：乾父你回來了？我言道：我回來了。乾女兒必定問道：狀子可曾遞上？我言道：遇見了一個朋友，在酒樓之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了，沒有遞上。她必然言道：乾父啊，我不是你的親生女兒；若是你的親生女兒，酒也不吃了，狀子也遞上了！這兩句言語，總是有的，這兩句言語，總是……

〔萬氏、楊素貞同上，萬氏開門，宋士杰見萬氏，將話嚥住〕

萬　氏：進來罷。（宋士杰進門，萬氏聞到酒味）哎喲！又喝了酒啦？

楊素貞：乾父回來了？

宋士杰：呵呵，回來了。

楊素貞：狀子可曾遞上？

宋士杰：呃！遇見一個朋友，酒樓之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了，沒有遞上。

楊素貞：（向萬氏）嗳！我不是他的親生女兒……（有意使宋士杰聽見）

宋士杰：（極低聲）來了！

楊素貞：（向萬氏）若是他的親生女兒，酒也不吃了，狀子也遞上了！

宋士杰：我早曉得有這兩句話。（叫頭）哎呀兒啊！我且問你，你膽大膽小？

楊素貞：膽大怎說？膽小怎講？

宋士杰：你若膽小，本縣去告。

楊素貞：若是膽大呢？

宋士杰：隨我擊鼓鳴冤。

楊素貞：哎呀，爹爹呀！孩兒若是膽小，也不前來越衙告狀了！

宋士杰：好哇！旣然膽大，隨我擊鼓鳴寃。——媽媽，看守門戶。（交扇與萬氏，向楊素貞）隨我來！

〔萬氏下，宋士杰拉楊素貞圓場〕

宋士杰：來到了。你在此少等，爲父向前。

楊素貞：是。

宋士杰：看堂的，看堂的！這娃娃哪裏去了？（抽鼓棰）待我照顧這個娃娃四十個板子再說。（欲擊鼓）

〔看堂人上〕

看堂人：（攔宋）噯，宋家爺爺，你這是鬧着玩兒的？

宋士杰：娃娃，你好哇？

看堂人：我好，你好哇？

宋士杰：好哇。

看堂人：好哇。

宋士杰：娃娃，你往哪裏去了？
看堂人：我拉屎去了。
宋士杰：哦，你出恭去了。來，（指鼓棰）這是公事啊。
看堂人：我拉屎也不是私事！
宋士杰：常言道得好：公門無有半時閑。
看堂人：我彆不住啦！
宋士杰：幸虧遇見你宋家爺爺……
看堂人：你是老公事。
宋士杰：若遇那些不知事務的……
看堂人：他們也不敢來。
宋士杰：他是這樣大搖大擺，走上前來……
看堂人：你幹甚麽？（轉場）
宋士杰：是這樣……
看堂人：我抓住你的手！

〔宋士杰換手擊鼓〕

看堂人：哎喲！（推宋士杰）

〔四衙役、丁旦引顧讀上〕

顧　讀：傳看堂的！

看堂人：與大人叩頭。

顧　讀：你往哪裏去了？

看堂人：我拉屎去啦。

顧　讀：來！打他個自不小心！

〔衙役打看堂人〕

顧　讀：來！傳擊鼓人。

看堂人：咋！（見宋士杰）哎喲！（撫痛）

宋士杰：娃娃，你挨打了罷？

看堂人：唔，挨啦！

宋士杰：四十個板子？

看堂人：不對，四十個瘸子！
宋士杰：甚麽叫瘸子？
看堂人：有一筆黑錢，沒有分給他們，他們把板子豎起來打，不是瘸子嗎！
宋士杰：怎樣傳話下來？
看堂人：讓你上堂回話。
宋士杰：知道了！
看堂人：（背駡）我把你這個老不死的！哎喲！（撫痛下）
宋士杰：（取狀）兒啊，狀子在此；頂在頭上，大膽向前。
楊素貞：是。

〔衆衙役喊堂威〕

宋士杰：不要害怕，大膽向前，爲父在此！
楊素貞：楊素貞告進。（進門）與大人叩頭。（跪）
顧　讀：嘟！本道放告，自有日期，你爲何擅擊堂鼓？分明是一刁婦。——來，扯下去打！

丁　旦：且慢！——啓稟大人：這一女子，擅擊堂鼓，必有滿腹含寃，望大人諒情。

顧　讀：嗯！……免刑傳狀。

宋士杰：丁旦倒回答得好！

顧　讀：（看狀）『具告狀人孀婦楊素貞，年二十八歲，係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狀告大伯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楊青，爲害夫霸產典賣鯨吞事……』——楊素貞，你越衙告狀，住在哪裏？

楊素貞：小婦人住在乾父家中。

顧　讀：你乾父是誰？

楊素貞：宋士杰。

顧　讀：宋士杰？（驚）這老兒還在！（向楊素貞）跪在一邊。——來，傳宋士杰！

丁　旦：宋家伯伯，大人傳你。

宋士杰：啊？

丁　旦：大人傳你。

宋士杰：哦，大人傳我？

丁　旦：傳你！小心去見。

宋士杰：呵呵，傳我？（摘帽）報，宋士杰告進。——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顧　讀：宋士杰，你還不曾死啊？

宋士杰：哈哈！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纏，我是怎樣得死啊！

顧　讀：你爲何包攬詞訟？

宋士杰：怎見得小人包攬詞訟？

顧　讀：楊素貞越衙告狀，住在你的家中，分明你挑唆而來，豈不是包攬詞訟？

宋士杰：小人有下情回稟。

顧　讀：講！

宋士杰：咋！小人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一名刑房書吏。只因我辦事傲上，才將我的刑房革掉；在西門以外，開了一所小小店房，不過是避閑而已。曾記得那年去往河南上蔡縣辦差，住在楊素貞她父的家中；楊素貞那時間才這長這大，拜在我的名下，以爲義女。數載以來，書不來，信不去，楊素貞她父已死。她長大成人，許配姚廷梅爲妻；她的親夫被人害死，來到信陽州，越衙告

狀。常言道：是親者不能不顧，不是親者不能相顧。她是我的乾女兒，我是她的乾父，乾女兒不住在乾父家中，難道說，教她住在庵堂寺院！

顧　讀：嘿！你好一張利口！

宋士杰：句句實言。

顧　讀：楊素貞討保！

宋士杰：小人願保。

顧　讀：啊！你爲何保她？

宋士杰：乾父不保乾女兒，他們哪一個敢保？

顧　讀：我原要你保。

宋士杰：我保保何妨！

顧　讀：下去！

宋士杰：走！

顧　讀：下去！

宋士杰：走哇！走走走！

〔宋士杰、楊素貞同下堂〕

楊素貞：乾父，你這兩句言語，回答得好哇！

宋士杰：（笑）嘿！這兩句言語回答不上，怎麼稱得起……（兩邊看）包攬詞訟的老先生。回得家去，教你那乾媽媽，做些個麵食饝饝，你我父女，吃得飽飽的，打這場熱鬧官司。走哇，走哇，嗳，（拉楊素貞）走哇！（同下）

顧　讀：丁旦，拿我公文，去到上蔡縣，捉拿姚、楊二家聽審，不准賣放。退堂！

〔四衙役、顧讀下〕

丁　旦：捉拿姚、楊二家，這件苦差事，又在我的身上！這正是：『官差不自由』！唉，只好走走。

〔宋士杰上〕

宋士杰：丁旦！

丁　旦：哦，宋家伯伯。

宋士杰：娃娃，我與你打聽一樁事。

丁　旦：打聽甚麼事？

宋士杰：捉拿姚、楊二家是何人前去？
丁　旦：這樁苦差事，又落在我的身上！
宋士杰：你去，那好極了！苦差事？
丁　旦：苦差事！
宋士杰：（取銀）喏，我這裏有一茶之敬，帶在身旁，買杯茶吃罷。
丁　旦：（欲拿又止）宋伯伯的銀子，我不敢拿。
宋士杰：莫非嫌輕了？
丁　旦：如此說來，我只好愧領了！
宋士杰：好，回來與你接風。再會再會。
丁　旦：多謝多謝，再會再會。（猶豫地再回來聽）
宋士杰：好，好！好丁旦，好丁旦！這個娃娃吃紅了眼了，連我宋士杰的銀子他也敢要！好，姚、楊二家不少一名還則罷了；短少一名，管教這個娃娃挨四十個板子，不能挨三十九。
丁　旦：（還銀）原銀未動。

宋士杰：（笑）娃娃，你的膽子小啊。

丁　旦：我本來膽子小。

宋士杰：好，吃衙門飯，原要膽小。回來與你接風。

丁　旦：不敢當。

宋士杰：再會再會！

丁　旦：再會再會！

宋士杰：這銀子麽……回來再見罷。（下）

丁　旦：好厲害的宋士杰，我們遇見他就倒了運了！（下）

第十六場

〔四衙役、二公差引劉題上〕

劉　題：（念）爲官須清正，王法不徇情。（坐堂）本縣劉題。二甲進士出身，叨蒙聖恩，除授河南上蔡縣正堂。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伺候了。

〔丁旦上，進見〕

丁　旦：貴縣請了。

劉　題：貴差有何公幹？

丁　旦：公文一角，貴縣請看。

劉　題：哦，原來上司命本縣提拿姚、楊二家到案。何人聽差？

二公差：小人聽差。

劉　題：有火簽一支，前去提拿姚、楊二家到案，不得有誤！——掩門。

〔劉題、四衙役同下〕

二公差：啊，上差，我們一同前去。

丁　旦：如此，我們一同前去。

〔二公差、丁旦圓場〕

二公差：來此已是。開門！

〔楊青上〕

楊　青：（念）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甚麽人？（開門）

丁　旦：他是楊青？

二公差：就是他。

丁　旦：鎖了。

楊　靑：慢來，你們作甚麽事？

二公差：有火簽一支，拿去看來。

楊　靑：（接看）拿我，我是窮鬼，姚家是有錢的，你們跟我去拿他去。走走走。（同走圓場）你們少站。——啊，姚兄，開門來！

〔姚廷椿上〕

姚廷椿：是哪個？（開門）到此何事？

楊　靑：楊素貞在信陽州告下伸寃大狀，今有差使，提拿我們來了！

姚廷椿：待我叫老婆出來商議商議。——啊，老婆。

〔田氏上〕

田　氏：甚麽事？

姚廷椿：楊素貞把我們告下來了，今有差使提拿我們來了。

田　氏：這怎麽辦哪？

楊　青：快拿一百兩銀子，先送公差去，然後再想法子。

田　氏：（取銀兩封）銀子在此！

〔姚廷椿遞銀與楊青〕

楊　青：（將銀藏起一封）啊，二位，這裏有五十兩銀子，拿去吃杯茶罷！

公差甲：好。（接銀）夥計，有上差在此，我們先送他罷？

公差乙：對啦！

公差甲：啊，上差，這裏有五十兩銀子，請你收下罷。

丁　旦：這銀子拿得的嗎？

公差乙：拿得的！

丁　旦：若被你們縣太爺知道如何是好？

公差甲：我們縣太爺是好酒貪杯，百事不問，你放心拿下罷。

丁　旦：（接銀）如此我在前面等候你們。（下）

公差甲：夥計，銀子交給上差啦，咱們還是沒有。

公差乙：再去鎖人。

二公差：還是要鎖人。

姚廷椿 田氏：給你們銀子了，怎麽還要鎖人？

二公差：我們三個人，就這五十兩銀子嗎？

姚廷椿：噯！楊大舅，我不是給你一百兩嗎？

楊青：呃，我忘了。我當是給我的哪！——喏，五十兩拿去，我們隨後就到。

二公差：（接銀，對看）諒他們也跑不了！——好罷，你們隨後就要來！（同下）

姚廷椿：哎呀，老婆，如今楊素貞把我們告下，怎麽好哪？

〔小二暗上〕

田氏：聽說道台大人與我兄弟田倫乃是同年弟兄。待我去求我兄弟修書一封，前去說情，也就是了。

楊青：呃，好主意！

姚廷椿：事不宜遲，就此去罷。——小二，吩咐車輛走上！

小二：是。——車輛走上！

〔車夫上，田氏出門，上車〕

田　氏：（唱西皮搖板）
有田氏坐車中心神不定，
回家去對兄弟怎樣說明！
〔田氏、小二、車夫同下〕
楊　靑：我也告辭了，回頭見罷。
姚廷椿：好，回頭見罷。
〔分下〕

第十七場

〔田倫上〕
田　倫：（念引）詩書懷滿腹，文章占高魁。
下官田倫。二甲進士出身。叨蒙聖恩，放我江西八府巡按，恩賜回家祭祖，不想又遭先父之喪，丁憂三載；如今孝服已滿，尙未領憑上任。閑居無事，好不愁悶人也！

（唱西皮搖板）

遭父喪暫按下丹心一片，
看起來忠和孝不能兩全。

〔小僮上〕

小　僮：姑奶奶到。

田　倫：有請。（出迎）

小　僮：有請姑奶奶。（下）

〔田氏上〕

田　氏：兄弟在哪裏？

田　倫：姐姐！

田　氏：兄弟！

〔同進門〕

田　倫：請坐。

田　氏：有座。

田　倫：姐姐，因何獨自歸家？

田　氏：兄弟哪裏知道，只因我姚家二房裏廷梅的媳婦楊素貞，不守婦道，用藥酒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反而誣賴你的姐丈和姐姐我。如今楊素貞在信陽州將我們告下來了，望你修書一封，前去說情才是。

田　倫：啊，人命官司，豈能聽姐姐一面之詞。要我修書，是萬萬不能！

田　氏：你寫是不寫？

田　倫：不寫。（下）

田　氏：呀！

（唱西皮搖板）

你口口聲聲不答應，
全然不念骨肉情。
急忙我把老母請，

〔丫鬟引田母上〕

田　母：（接唱）姣兒爲何兩淚淋？

田氏：母親在上，女兒有禮。

田母：罷了，坐下。

田氏：告坐。

田母：不在家中侍奉婆婆，回家作甚？

田氏：母親有所不知，只因楊素貞在信陽州將女兒告下來了；是女兒回來，教兄弟修書一封，前去說情，他不肯寫。

田母：你這賤人！在家之時，爲娘怎樣吩咐於你，到婆家要作一賢德媳婦；如今你幹出這樣無恥之事，爲娘也不管你的閑事。

田氏：好哇，若是打了上風官司回來，還則罷了；若是打了下風官司，我在公堂之上，就說田倫乃是我的兄弟，我是他的姐姐。你們看看，丟臉不丟臉！不管不是？我走啦！（故意起立）

田母：唉，爲娘管你這一次；你以後須要改過！

田氏：嗎呀，從今以後，兒改過自新，聽您的話就是。

田母：來，請少老爺。

丫　鬟：有請少老爺。（田倫上）

田　倫：孩兒拜見母親。

田　母：罷了，坐下。

田　倫：告坐。

田　母：兒啊，你姐姐被人告下，我兒必須寫封書信，與她打點打點！

田　倫：母親有所不知，當初我弟兄四人，得中二甲進士，可恨嚴嵩奸賊專權，不放我四人簾外爲官，多虧海老恩師保舉，才放我等出京。是我兄弟四人，在雙塔寺對天盟誓，不許密札求情，官吏過簡，匿案准情，貪贓賣法；如有此情，準備棺木一口，仰面還鄉。今要孩兒修書，是萬萬不能。

田　氏：（起立）呀，兄弟不肯，母親呀，就下他一跪。

田　母：使不得！

田　氏：使得的。（推田母同跪）

田　倫：哎呀，折煞孩兒了！（扶起田母，田氏同立起）孩兒書信肯寫，要三百兩銀子

押書。

田氏：母親與兒墊上。

田倫：母親請至後面。

田母：女兒，隨爲娘來呀！

〔二丫鬟、田氏、田母同下。家院暗上〕

田倫：家院，打掃書房！

家院：是。

〔『小開門』，同圓場〕

田倫：（進門，坐）待我修書。（修書）

（唱西皮倒板）

上寫田倫頓首拜：

（接唱原板）

拜上了信陽州顧大人。

雙塔寺前分別後，

倒有幾載未相逢。
姚家莊有個楊氏女，（轉流水）
她本是姚家不賢人，
藥酒害死親夫主，
反賴我姐丈姚廷椿。
三百兩銀子押書信，
還望年兄念弟情。
上風官司歸故里，
登門叩謝顧年兄。
家書安康。——傳下書人。

家　院：下書人走上。

〔二公差上〕

二公差：小人叩頭。

田　倫：有書信一封，去往信陽州顧大人那裏投遞，還有三百兩銀子押書。

二公差：領命。（接書，包在銀包中，同下）

田　倫：（念）如今作下虧心事，只恐王法不能容！唉！

〔田倫、家院同下〕

第十八場

〔二公差上〕

公差甲：夥計，我們來到信陽州下書，天也晚了，城也關了，我們找個小店住一夜，明天再進城罷！

公差乙：很好。嘍，這不是一座店房嗎！

公差甲：店家！

〔宋士杰上〕

宋士杰：（念）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二位公差莫非住店嗎？

公差甲：我們要住店。可有上房？

宋士杰：請至裏面。

〔同進大門，同進房門〕

宋士杰：二位公差，用些甚麽？

公差甲：明燈一盞，煖酒一壺。

宋士杰：知道了。（取燈、酒）二位公差，明燈、煖酒到。

公差甲：放下。

宋士杰：還用甚麽？

公差甲：不用甚麽啦。各討方便罷。

宋士杰：哦，小心火燭。（出房門，關大門）

二公差：我們把門關上。（關門，坐下）喝酒。

宋士杰：哎呀且住！看這二人，來得尷尬，聽他們講些甚麽。（竊聽）

公差甲：夥計，你看田、顧、劉三位大人，誰忠誰奸？

公差乙：夥計，管他誰忠誰奸，我們喝酒罷！這個年頭，就是：酒酒酒，終日有。有錢的在天堂，無錢的下地獄。

公差甲：對，喝酒、睡覺。

〔將銀包放在桌子中央，吹燈，睡覺〕

宋士杰：聽他們言道：田顧劉……這『田顧劉』是甚麽人？（忽想起）哦！上蔡縣劉題，信陽道顧讀，這田……田……哦是了！未曾上任的江西巡按田倫，莫非是他不成？他們又言道：『酒酒酒，終日有。有錢的在天堂，無錢的下地獄。』口角帶字，其中必有緣故。（想）哎呀！他們進店的時節，見他手中，有一包裹，十分沉重，其中必有要緊之物。也罷，我不免等他們睡着，將門……唉！爲我乾女兒之事，我也不得不如此！將門撥開，取將出來，看上一看。若有我乾女兒之事，我也好做一個準備啊。（走近門）待我聽他們睡着了沒有！（打更，竊聽）他們倒也睡熟了，待我行事便了！

〔『小開門』，取水澆門，以簪撥門，入內，取包袱出，置矮桌上，打開銀包，見銀、信，驚，拆信看〕

宋士杰：（唱西皮倒板）

上寫田倫頓首拜——

〔萬氏持火捻上，驚宋士杰，宋士杰急吹燈。見是萬氏，放心，點燭〕

萬　氏：老頭子，（宋士杰示萬氏低聲）半夜三更，你在這裏幹甚麽？

宋士杰：裏面有客人。（示書）我替乾女兒辦公事！

萬　氏：對啊，她們母子是寡婦孤兒，我們老兩口子不照顧她有誰照顧她！老頭子，你自己也要緊，快點辦完啦，也早點兒睡罷。我去啦。（下）

宋士杰：我的媽媽是個好人哪！

（唱西皮原板）

拜上了信陽州顧大人。
雙塔寺前分別後，
倒有幾載未相逢。
姚家莊有個楊氏女，（轉流水）
她本是姚家不賢人，
藥酒害死親夫主，
反賴我姐丈姚廷椿。
三百兩銀子押書信，

還望年兄念弟情。
上風官司歸故里，
登門叩謝顧年兄。（擲信）
呵呵！原來是田倫與顧讀密札求情。若是顧讀貪贓賣法，我乾女兒的官司豈不是輸了！（想）有了，我不免將書信上的言詞，謄寫在衣襟之上。那顧讀按公而斷，倒也罷了；他若貪贓賣法，我這領衣襟就是他大大的對頭！唔，謄寫下來。
〔『小開門』，溶墨，整筆，取水，噴衣，再看書，默記，錄寫，吹乾衣上墨跡，封信，將書放入銀包送回，帶門撥回門，疲倦地走下。天明〕
二公差：好睡，好睡！天不早了！（開房門）店家，店家！
〔宋士杰上〕
宋士杰：來了。——二位公差起床甚早。
公差甲：你早你早。店錢放在此地。
宋士杰：多謝。

公差甲：店家，我跟你借一件東西。

宋士杰：甚麽東西？

公差甲：我要跟你借一個酒罎子。

宋士杰：有有有，請少等。（開大門，取酒罎）二公，可使得嗎？

公差甲：很好，很好。（打開銀包，裝銀入罎，將書放在懷中）店家，我再跟你打聽點事。

宋士杰：甚麽事？

公差甲：往道台衙門，由哪裏去？

宋士杰：進得城去，逢人一問就知道了。

二公差：好好好。（出門）嘬，店家店家，我再跟你打聽一個人。

宋士杰：哪一個？

公差甲：有一個宋士杰，你可認識？

宋士杰：哦，小老兒便是。

公差甲：哎呀！你就是宋老伯伯？

宋士杰：不敢不敢！

公差甲：我們回來還要跟你領教領教。

宋士杰：不敢，回來多住幾天。

公差甲：我們還住在此地。

宋士杰：玩耍玩耍。

二公差：再會再會。（下）

宋士杰：再會再會。——哈哈，這兩個娃娃年紀輕，不會辦事。這樣不謹慎，倘若老漢在書信上面，三百兩銀子的三字，與他加上兩道，改成了五字，這兩個娃娃就交不了差啊！（笑下）

第十九場

〔顧讀上〕

顧　讀：（念）大堂懸明鏡，方知法度尊。

〔師爺持信捧鏝上〕

師　爺：啓大人：上蔡縣田大人有書信到來，大人請看。

顧讀：（接信）原來田年兄的書信。待我看來。（看信）哦呵呀！楊素貞狀子上所告姚廷椿，乃是田年兄的姐丈，既有書信前來與他夫妻求情，看在年兄年弟的份上，倒要替他擔待擔待。

師爺：啓大人：還有酒罎子一個，裏面裝的可不是酒。

顧讀：哦，不是美酒？

師爺：對了，不是美酒，想必是押書銀子。

顧讀：嗯！書信在此，師爺請看！

師爺：（接信看）哦！原來如此。大人，您與田大人既是同年弟兄，這個人情您總該准下了罷？

顧讀：這個……這三百兩押書銀子？

師爺：大人准了這個人情，您幫他的忙就不小啦，自然是收下的好。

顧讀：收下？

師爺：收下。

顧讀：那姚、楊二家？

師爺：來一個從輕發落。

顧讀：楊素貞呢？

師爺：少不得斷她一個私通奸夫，謀害親夫的罪名。

顧讀：如此說來，使得的？

師爺：使得的，使得的。——來呀！

〔院子上〕

師爺：吩咐來人：修書不及，照書行事！（院子應下）大人，這銀子我替您收起來。

（搭蠻）嗨！好沉的罎子！（蹣跚而下）

顧讀：噯，我若不准此情，又恐傷了同年弟兄的和氣；若是准了此情，少不得就要徇情賣放……哎呀且住！想當初出京時節，毛年兄也曾相召我等在雙塔寺盟下誓願，不許貪贓賣法、官吏過簡；若有此事，棺木一口，仰面還鄉。如今毛朋實授八府巡按，來到下五府一帶巡查，我看此事須要隄防一二。……

〔丁旦上〕

丁旦：人犯帶到。

顧讀：升堂！（升堂入座）帶人犯。

〔姚廷椿、田氏、楊青上。宋士杰、楊素貞隨上〕

姚廷椿、田氏、楊青：與大人叩頭。

丁旦：（點名）姚廷椿。

姚廷椿：有。

丁旦：田氏。

田氏：有。

丁旦：楊青。

楊青：有。

顧讀：哪一個叫楊青？

楊青：犯生楊青。

顧讀：口稱犯生，莫非在庠？

楊青：生員乃是黌門秀才。

顧讀：既是黌門秀才，定知禮義，爲何賣你的胞妹？

楊　青：是她自願自賣自身。

顧　讀：是何人主婚？

楊　青：是她婆婆主婚，與犯生無干。

顧　讀：何人代筆？

楊　青：是犯生代筆。

顧　讀：身價銀子多少？是何人得的綵禮？

楊　青：犯生得了身價銀子三十兩。這幾兩遮羞銀子，還了酒賬啦！

顧　讀：嘿！賣屋又賣基，一樹能剝幾層皮！孔夫子門前哪有你這樣的狂生！低頭！——姚廷椿，你爲何害你的胞弟？

姚廷椿：害人不害人，我不知道；問我的老婆子。

顧　讀：原來是個縮頭的男子。

姚廷椿：縮頭倒不縮頭，我就是怕她。

顧　讀：低頭！——田氏，你爲何害你的二叔？從實招來！

田　氏：啓稟大人：楊素貞私通奸夫，謀害親夫，小婦人是安分守己的好人。

顧讀：嘿！……本道早知道你是個好人。下堂討保。

田氏
姚廷椿
楊青：謝大人！

〔楊青、姚廷椿下，田氏見楊素貞〕

田氏：楊素貞，你今天打官司，明天打官司，打到太太手心裏來啦！嘿，又打官司啦！（下）

〔宋士杰、楊素貞相視，失望〕

顧讀：來，帶楊素貞！

丁旦：楊素貞上堂！

宋士杰：兒啊，大膽向前。

楊素貞：小婦人與大人叩頭。

顧讀：楊素貞，你爲何告此謊狀？

楊素貞：怎見得小婦人告下謊狀？

顧讀：你私通奸夫，害死親夫，還不從實招來！

楊素貞：哎呀大人哪！小婦人私通奸夫，害死親夫，不去逃命，反來越衙告狀，前來送

死不成！

顧　讀：哼！不動大刑，諒你不招。——來，拶起來！

〔衙役上刑〕

顧　讀：有招無招？

楊素貞：小婦人寃枉！

顧　讀：收！

楊素貞：（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公堂之上受拶刑，

十指尖尖痛連心！

受刑不過來招認，（哭頭）喂呀！夫呀！

血海寃仇報不成！

顧　讀：有招無招？

楊素貞：有招了。

顧　讀：鬆刑！敎她畫供上來！

〔丁旦取招文與楊素貞畫供〕

顧　讀：傳禁婆！

丁　旦：禁婆上堂。

〔禁婆上〕

禁　婆：禁婆叩見大人。

顧　讀：將楊素貞上了刑具帶去收監。

禁　婆：是。

〔禁婆與楊素貞上刑，同出門，宋士杰迎前〕

楊素貞：哎呀，乾父啊！女兒受刑不過，只得招認了……

宋士杰：乾女兒，你暫受一時之苦，我定要與你鳴冤。去罷。

〔禁婆帶楊素貞下〕

宋士杰：（喊）寃枉！

顧　讀：堂口何人喊寃？

丁　旦：（看）啓稟大人：宋士杰。

顧　讀：宋士杰？嘿嘿！只怕此事瞞不過他。——來，傳宋士杰。

丁　旦：宋家伯伯，大人傳你！（下）

宋士杰：來了！報，宋士杰告進。（進門，摘帽）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顧　讀：宋士杰，你爲何堂口喊寃？

宋士杰：大人辦事不公！

顧　讀：本道哪些兒不公？

宋士杰：原告收監，被告討保，哪些兒公道？

顧　讀：楊素貞告的是謊狀。

宋士杰：怎見得是謊狀？

顧　讀：她私通奸夫，害死親夫，豈不是謊狀？

宋士杰：奸夫是誰？

顧　讀：楊春。

宋士杰：哪裏人氏？

顧　讀：南京水西門。

宋士杰：楊素貞？

顧　讀：河南上蔡縣。

宋士杰：千里路程，怎樣通姦？

顧　讀：呃！她是先姦後娶！

宋士杰：旣然如此，她不去逃命，到你這裏來送死來了！

顧　讀：這個……宋士杰，聽你之言，莫非你受了賄了？

宋士杰：受賄？

顧　讀：受賄。

宋士杰：受賄。受賄不多……

顧　讀：多少？

宋士杰：三百兩！

顧　讀：啊！來，扯下去打！

宋士杰：且慢！你打我不得。

顧　讀：本道怎麽打你不得？

宋士杰：我身無過犯。

顧　讀：打了你，自然有你的過犯！

宋士杰：打我甚麽過犯？

顧　讀：我打你這個……

宋士杰：大人？

顧　讀：這……

宋士杰：大人？

顧　讀：嘜，我打你一個欺官傲上！

宋士杰：嘿嘿！今天不挨你幾個板子，你也不好意思退堂。來來來，打呀！

〔宋士杰伏地，衙役打宋士杰〕

宋士杰：謝大人的責！

顧　讀：宋士杰，我打得你可公？

宋士杰：不公。

顧　讀：打得你可是？
宋士杰：不是。
顧　讀：不公也要公，不是也要是；從今以後，你要少來見我！
宋士杰：見見何妨？
顧　讀：再若見我，定要你的老命！
宋士杰：不定是誰要誰的命！
顧　讀：下去！
宋士杰：走。
顧　讀：轟了下去！
宋士杰：走哇！（拿帽子，下堂）
（唱散板）
公堂打我四十板，
一狀要告他三個官！（下）
〔丁旦上〕

丁　旦：啓稟大人：按院大人在此下馬！

顧　讀：外廂順轎，迎接按院大人去者！

〔牌子，同下〕

第二十場

〔四兵士引黃大順上〕

黃大順：某，黃大順。按院大人在此下馬。——左右，前去迎接！

兵　士：哦！

〔衆人出城〕

〔門子引毛朋上〕

黃大順：呔！你是何人？（發見毛朋）哦，大人！

〔衆進城，『挖門』，毛朋下，更換官服上〕

毛　朋：黃大順聽令：拿我令箭去往上蔡縣提拿姚、楊二家，前來聽審，不得有誤。

黃大順：（接令箭）得令！（下）

〔衆同下〕

第二十一場

〔楊春上〕

楊　春：（念）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俺，楊春。自從與義妹楊素貞失散，包袱又被騙去，尋得店房，染了一場大病。如今幸得痊愈，但不知我那義妹今在何處。聞聽按院大人在此下馬，我不免尋找義妹一同前去告狀，就此前往。（下）

第二十二場

〔宋士杰上〕

宋士杰：（念）可恨信陽道，貪贓又放刁；

打我四十板，咴！惡氣何日消！

聞聽按院大人在此下馬，我寫了一張狀子，預備去告他一狀，我不免前去打

探打探。

〔『水底魚』。楊春上，碰倒宋士杰〕

宋士杰：娃娃，娃娃，回來，回來！

楊　春：（回身）叫我做甚麽？

宋士杰：娃娃，常言說得好：低頭走路，抬頭看人；你將老漢，偌大年紀，撞在塵埃，一言不發，揚長就走，你……這是個甚麽道理？

楊　春：哈哈，分明你撞了我；怎說我撞了你！我楊春有事在身；如若不然，我定不與你甘休！

宋士杰：哈哈！這個娃娃不講理！（突然想起）他叫……楊春……呃，娃娃回來！

楊　春：你又叫我回來做甚麽？

宋士杰：娃娃，你方才言道，你叫甚麽？

楊　春：我叫楊春。便怎麽樣？

宋士杰：楊春哪？不是外人了；你是我的乾兒子。

楊　春：我是你的乾老子！

宋士杰：你這是怎麽講話？

楊　春：你這是怎麽講話？

宋士杰：娃娃，有一個楊素貞，你可認識？

楊　春：她是我的乾妹子，怎麽不認識？

宋士杰：好，是你的乾妹子，是我的乾女兒；你豈不是乾兒子？

楊　春：哈哈，好哇！我花了三十兩銀子，買出一個乾老子來了！好，義父請上，楊春有禮。

宋士杰：罷了。娃娃，你慌裏慌張，往哪裏去？

楊　春：我前去替我乾妹子告狀。

宋士杰：你告哪一家？

楊　春：自然是告姚、楊二家。

宋士杰：如今不告姚、楊二家。

楊　春：要告哪一個？

宋士杰：要告田、顧、劉。

楊　春：告他們沒有過犯。
宋士杰：告他們自然有過犯！
楊　春：告他們甚麽過犯？
宋士杰：田倫密札求情，官吏過簡；顧讀貪贓賣法，匿案准情；劉題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告得有理罷？
楊　春：呃，有理。
宋士杰：有理，我們就告得准。（導鑼聲）哪裏鳴鑼開道？前去打探。
楊　春：我去打探。（下）
宋士杰：（突然想起）哎呀！按院大人有告條在外，有人攔轎喊寃，四十大板。我實實挨不起了！（想起）有了，我看楊春這個娃娃，倒也精壯得很；我把這四十板子，照顧了這個娃娃罷！
〔楊春上〕
楊　春：乾父，鳴鑼開道，乃是按院大人由此經過。
宋士杰：好！（取狀）前去告狀。

楊　春：告狀啊，我去。拿過來！（拿狀下）

宋士杰：哈哈！到底是年紀輕，一把手狀子搶了就走。嘿嘿！此番攔轎喊寃，定然是四十大板，這就是認乾父的見面禮啊。（下）

第二十三場

〔牌子，四兵士、四刀斧手、門子、毛朋上。楊春由下場門上〕

楊　春：寃枉！

毛　朋：嗯！……攔轎喊寃，定是刁民，扯下去打！

楊　春：異鄉人好命苦！

毛　朋：唔！……念他是異鄉人，免去四十板。——你可有狀？

楊　春：有狀呈上。

毛　朋：呈上來！（門子接狀交毛朋，毛朋看狀）你叫甚麽名字？

楊　春：小人名叫楊春。

毛　朋：你爲何告此刁狀？

楊　春：怎見得小人告了刁狀？

毛　朋：這狀子上面寫的宋士杰；你叫楊春，豈不是刁狀？

楊　春：啓稟大人：宋士杰乃是小人的義父，只爲年紀大了，挨擠不上，故命小人前來代替告狀。

毛　朋：好，三日後命宋士杰察院聽審。

楊　春：謝大人！（下）

毛　朋：開道！

〔衆同下〕

第二十四場

〔宋士杰上〕

宋士杰：啊，這娃娃怎麽還不回來，待我迎上前去。

〔楊春上〕

楊　春：乾父！

宋士杰：娃娃，你回來了？

楊　春：我回來了。

宋士杰：狀子可曾遞上？

楊　春：遞上了。

宋士杰：哦，遞上了！（突然想起）遞上了？

楊　春：遞上了。

宋士杰：遞上了？

楊　春：遞上了啊！

宋士杰：走過去！

楊　春：哦，走過去。

宋士杰：走回去！

楊　春：好，走回去。

宋士杰：唉！娃娃，你沒有遞上。

楊　春：怎見得沒有遞上？

宋士杰：哈哈！娃娃，我實對你講了吧：按院大人有告示在外，有人攔轎喊寃，打四十大板。你這兩腿好好的，狀子沒有遞上罷？

楊　春：哈哈！幸虧遇見你一個乾老子；再有兩個，我兩條腿都要打爛了！

宋士杰：你是怎樣回答的呢？

楊　春：是我前去攔轎喊寃，按院大人吩咐扯下去打……

宋士杰：要打了哇！

楊　春：是我言道：『異鄉人好命苦！』按院大人念在『異鄉』二字，免去四十大板。

宋士杰：『異鄉』二字回答得好！

楊　春：大人問道：『你可有狀？』

宋士杰：有狀。

楊　春：我言道：『有狀。』大人吩咐呈狀！

宋士杰：你呈上去。

楊　春：大人看了狀子，問道：『你叫甚麽名字？』

宋士杰：楊春哪。

楊　春：我言道：『我叫楊春。』大人問道：『你爲何告此刁狀？』
宋士杰：（猶疑地）怎見得？
楊　春：按院大人言道：『狀子上面寫的宋士杰，你叫楊春，豈不是刁狀嗎？』
宋士杰：哎呀！這是我失於檢點，這……
楊　春：義父，不要着急，我又回答得好！
宋士杰：唔！
楊　春：是我言道：『宋士杰是我的乾父，年紀大了，挨擠不上，故命小人代替告狀。』大人准了狀子，我大搖大擺就回來了！（得意狀）
宋士杰：哈哈！你這個娃娃會說話！
楊　春：我本來會說話。
宋士杰：好，按院大人怎樣傳話下來？
楊　春：按院大人傳話下來，命乾父三日後察院聽審。
宋士杰：我們的官司，是輸了還是贏了？
楊　春：我看一定赢了。

宋士杰：唉，管他是輸，管他是贏！回得家去，吃得飽飽的，打這場熱鬧官司。楊春，接包袱！

〔楊春接包袱〕

宋士杰：走！

〔宋士杰、楊春同下〕

第二十五場

〔牌子，四兵士、四刀斧手、門子、毛朋上。四衙役、顧讀、田倫、劉題下場門迎上〕

田倫、顧讀、劉題：迎接大人。

門子：各處官員迎接大人。

毛朋：察院伺候。

〔同下。連場，前場原人同上，毛朋、田倫、顧讀坐〕

毛朋：二位年兄，爲何不見上蔡縣劉年兄？

田倫、顧讀：他官卑職小，不敢進見。

毛　朋：年兄年弟，何論官大官小！——來，有請上蔡縣劉老爺。

門　子：大人有命，有請上蔡縣劉老爺。

劉　題：上蔡縣劉題告進。——上蔡縣劉題參見大人。

毛　朋：來，與劉老爺看座。

劉　題：小官不敢。

毛　朋：年兄年弟，請坐敍話。

劉　題：謝座。

毛　朋：劉年兄，上蔡縣民情如何？

劉　題：官清民順。

毛　朋：既然官清民順，爲何有人越衙告狀？

劉　題：這……有道是『吏不舉，官不究』。

毛　朋：（冷笑）嘿嘿嘿！講甚麼『吏不舉，官不究』。分明你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制度留下，回衙聽參！

劉　題：謝大人。（出門）咳！回家抱娃娃去了。咳！官星不旺！（下）

毛　朋：啊，二位年兄，我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台前領教。

田倫
顧讀：大人請講，怎說領教！

毛　朋：啊，田年兄，一路而來，查得有一家官長，密札求情，官吏過簡。該問何罪？

田　倫：這……論律當斬。

毛　朋：哦，論律當斬。領教了。——啊，顧年兄，有一家官長，貪贓賣法，匿案准情。該論何罪？

顧　讀：呃，這……論律當斬。

毛　朋：領教了。啊，二位年兄，有人將你二人告下來了。

田倫
顧讀：這……有告必有證。

毛　朋：自然有證。——來，帶宋士杰！

門　子：傳宋士杰。

〔宋士杰上〕

宋士杰：來了。

〔顧讀出座〕

顧　讀：宋士杰！

宋士杰：哦，大人！

顧　讀：你來了？

宋士杰：按院大人傳我，我不敢不來。

顧　讀：此番去見大人，當講則講，不當講，不要胡言亂語！

宋士杰：是。當講自然要講；不當講，呵呵，也要講他幾句！

顧　讀：我看你講些甚麽？

宋士杰：我自然有講的！

顧　讀：進來！

宋士杰：不要這樣的虎威。這是按院的行轅，不是你道台衙門了。——草民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毛　朋：宋士杰，你告了兩員封疆大臣、一個縣令，當着二位大人在此，將狀子上的情由，一一講來，若有一字差錯，定要你的老命！講！

宋士杰：大人容稟：草民宋士杰，在西門以外，開了一所店房，那日來了兩位公差，言

道：『酒酒酒，終日有。有錢的在天堂，無錢的下地獄。』見他們口角帶字，夜晚將……

毛　朋：爲何不講？

宋士杰：草民有剁手之罪！

田倫讀：來，剁他的雙手！

毛　朋：且慢！免去此刑。往下講來！

宋士杰：謝大人！將門撥開，取出紋銀三百兩，書信一封，將那書信……

毛　朋：爲何不講？

宋士杰：有挖目之罪！

顧田倫讀：挖他的雙目！

毛　朋：且慢！一概免去。往下講！

宋士杰：咋！小人拆開一觀，原來田大人與顧大人密札求情。小人見此事重大，因此一字套一字，一筆套一筆，謄寫在衣襟之上。大人不信，（揚衣）請看！

毛　朋：打……打打座來。（斜坐，念）上寫：『田倫頓首拜，拜上信陽顧大人。雙塔

寺前分別後，倒有幾載未相逢。姚家莊有個楊氏女，她本姚家不賢人。藥酒毒死親夫主，反賴我姐丈姚廷椿。三百兩紋銀押書信，……』——撤座！（田倫、顧讀起立）『還望年兄念弟情。上風官司歸故里，登門叩謝顧年兄。家書安康。』家書安康。

宋士杰：大人詳情！

毛　朋：（怒視田倫、顧讀）來，將宋士杰衣襟入庫。

〔門子收衣〕

毛　朋：宋士杰，下堂伺候！

宋士杰：謝大人。

顧　讀：宋士杰，回來。（低聲地）宋士杰，你好厲害的衣襟！

宋士杰：大人，你好厲害的板子！

顧　讀：嘿，回得衙去，我定要你的老命哪！

宋士杰：哈哈！你還回得去嗎？（下）

毛　朋：二位年兄，宋士杰和衣襟，就是你二人的對證了！

顧　讀：（招田倫）年兄，你不應當與我那封書信！

田　倫：你不該收我那三百兩銀子！

顧　讀：唉！

田　倫：我也是母命難違；有道是：父母恩情重……

毛　朋：朝廷法度嚴！

顧　讀：不聽恩師語……

毛　朋：王法大如天！二位年兄，你我進京赴試，得中進士，只因不拜嚴嵩爲師，可恨奸賊專權，不放我等爲官。多蒙海瑞老師，苦苦保奏，才放我等簾外爲官。我們出京之時，在雙塔寺盟下誓願，不許貪贓賣法，官吏過簡；若有此事，棺木一口，仰面還鄉。小弟不才，實授八府巡按，查得上三府，官是淸官，民是順民；查得下五府，官是贓官，民是刁民。查來查去，這贓官二字却應在我們年兄年弟的身上，叫小弟哪裏去尋，哪裏去訪！

田倫
顧讀：求大人諒情一二！

毛　朋：說甚麼諒情一二！聖上恩賜上方寶劍，一同拜過。（牌子，拜）小弟得罪了。

升堂！（入大坐）哇！膽大田倫、顧讀，貪贓賣法，密札求情。——來，將二人看押，聽候聖旨發落。

〔刀斧手押田倫、顧讀下。黃大順上〕

黃大順：將人犯押上來！

毛　朋：將人犯帶上來！

黃大順：啓稟大人：姚、楊二家拿到。

〔楊青、田氏、姚廷椿同上〕

姚廷椿
田　氏
楊　青：與大人叩頭。

門　子：（點名）姚廷椿。

姚廷椿：有。

門　子：田氏。

田　氏：有。

門　子：楊青。

楊　青：有。

毛　朋：楊青。

楊　青：犯生在。

毛　朋：你口稱犯生，莫非在庠？

楊　青：我是一個黌門秀才。

毛　朋：你爲何賣你的胞妹？

楊　青：是她婆婆主婚，與犯生無干。

毛　朋：何人代筆？

楊　青：犯生代筆。

毛　朋：何人得的財禮？

楊　青：犯生得了幾兩遮羞銀子，還了酒賬啦。

毛　朋：哼！賣屋又賣基，一樹能剝幾層皮！孔聖門前焉能出你這樣無恥的庠生！——來，將他衣巾剝掉，發往邊外充軍。

〔刀斧手押楊青下〕

毛　朋：姚廷椿，你爲何害死你的胞弟？從實講來！

姚廷椿：害人不害人我不知道，問我的老婆。

毛　朋：原來是個縮頭男子。——田氏，爲何用藥酒害死你的小叔？

田　氏：啓稟大人：楊素貞私通奸夫，謀害本夫。小婦人是安分守己的好人。

毛　朋：來在察院，還不實招！——來，大刑伺候。

田　氏：慢着。大人，我有招就是！

毛　朋：畫供上來！

〔田氏畫供〕

毛　朋：你夫妻二人理當問斬。押下去。

〔刀斧手押姚廷椿、田氏下〕

毛　朋：來，帶宋士杰！

〔宋士杰上〕

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毛　朋：宋士杰，有道是『民不告官』，你一狀告倒兩員封疆大吏，一個百里縣令，豈能無罪！

宋士杰：望大人格外施恩！
毛　朋：念你年邁，發往邊外充軍，當堂上刑。下去！
宋士杰：（帶刑）謝大人。
（唱西皮散板）
公堂之上上了刑，
好似鰲魚把鈎呑；
悲切切出了都察院——
（楊春、楊素貞兩邊上）
楊　春
楊素貞：乾父！
宋士杰：（接唱）只見楊春與素貞。
你家在河南上蔡縣，
你住南京水西門；
我三人從來不相認，
宋士杰與你們是哪門子親！

我爲你挨了四十板，
我爲你披枷帶鎖邊外去充軍。
可憐我年邁人離鄉井，（哭頭）楊春，楊素貞啊！
誰是我披蔴帶孝人！

楊　春：（接唱）乾父不要兩淚淋，

楊素貞：（接唱）孩兒言來聽分明；

楊　春：（接唱）倘若乾父下世早，

楊素貞：（接唱）兒是披蔴帶孝人。

宋士杰：唉，妄想啊妄想！

啊！

楊素貞：（接唱）站在堂口來觀定，
這一位大人我認得眞。
啊，兄長，你看上面坐的這位大人，好像在柳林替我們寫狀的那位先生？

楊　春：哦，待我看來。是的啊！

宋士杰：你們講些甚麽？

楊　春：乾父，上面這位大人，好像是在柳林替我們寫狀的那位先生。

宋士杰：（看）你們認得眞？

楊　春：認得眞。

宋士杰：你你你……見得明？

楊素貞：兒見得明！

宋士杰：（面有喜色）好哇！

（唱西皮散板）

你認得淸來你見得明，

我充軍的事兒就去不成哪！

二次進了都察院，

尊聲靑天老大人：

百姓告官是有罪，

無有狀子告不成！

毛　朋：（接唱）本院奉命出帝京，
明查暗訪爲黎民；
爲不平我把狀子寫，
王法條條不徇情。

宋士杰：（接唱）大人奉命出帝京，
明查暗訪爲黎民；
有日大人回朝轉，
你在凌煙閣上標美名，你是個大忠臣。

毛　朋：（接唱）柳林寫狀爲百姓。

宋士杰：（接唱）宋士杰打的是抱不平。

毛　朋：（接唱）黎民告官當問斬。

宋士杰：大人！
（接唱）你在那柳林寫狀，犯法你是頭一名！

毛　朋：哎呀！

（接唱）宋士杰說話眞兇狠，
問得本院似啞人！
下得位來忙鬆綑，——（下位與宋士杰除去刑具）
你是我說不倒的老先生！
宋士杰，你可有後？
宋士杰：小人乏嗣無後！
毛　朋：也罷！將楊春拜在你的名下以爲義子，如何？
宋士杰：不敢。
毛　朋：楊春，拜見你乾父。
楊　春：拜見乾父。
宋士杰：少禮！
毛　朋：同到姚廷梅墳前一祭，以明善惡。
宋士杰：大人天恩！
〔尾聲，衆同下〕

——劇　終——

㊀ 潑辣語，作有本領解釋。

㊁ 扎猛子：游泳時從岸上躍入水中，再由遠處露出水面。

㊂ 此處的「好哇」含有雙重意義：既答覆他問好；又責問他「你幹的好事？」

㊃ 北京土語：僵着無趣的代用詞。

㊄ 舊稱總督爲「制台」，巡按爲「撫台」，藩司爲「藩台」，臬司爲「臬台」——卽是封疆大吏的統稱。另說：「八台」應作「八抬」，封疆大吏坐八人所抬的大轎，故稱。

㊅ 北京土語：脚的代用詞。

定価 ¥ 4,800